被遗忘的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1)
- 第2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2)
- 第3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3)
- 第4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4)
- 第5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1)
- 第6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2)
- 第7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3)
- 第8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4)
- 第9节：第三章 ?观的怀旧(1)
- 第10节：第三章 旁观的怀旧(2)
- 第11节：第三章 旁观的怀旧(3)
- 第12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1)
- 第13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2)
- 第14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3)
- 第15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4)
- 第16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5)
- 第17节：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1)
- 第18节：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2)
- 第19节：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3)
- 第20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1)
- 第21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2)
- 第22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3)
- 第23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4)
- 第24节：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1)
- 第25节：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2)
- 第26节：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3)
- 第27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1)
- 第28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2)
- 第29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3)
- 第30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4)

- 第31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5)
- 第32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1)
- 第33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2)
- 第34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3)
- 第35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4)
- 第36节：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1)
- 第37节：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2)
- 第38节：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3)
- 第39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1)
- 第40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2)
- 第41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3)
- 第42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4)
- 第43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1)
- 第44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2)
- 第45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3)
- 第46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4)

第1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1)

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 这是一个和邵伊敏出生并长大的北方工业小城市完全不同的中部省会城市，此地大学林立，热闹的市区和书香浓厚的学院区并存。冬天阴冷潮湿，没有暖气，夏天则是出了名的炎热漫长。 邵伊敏考入这边的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了两年，已经慢慢适应并开始喜欢这个和她家乡完全不同的城市。这个暑假，大部分同学放假回家，她选择了留校，每周三次去给马上升初三的一对孪生兄妹做家教。 这对相貌酷似的小兄妹俩都有些任性，哥哥林乐清奇思妙想不断，总能想到不相干的地方；妹妹林乐平则是似听非听，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明明看着你却神思不属。替他们补习数学，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他们的妈妈孙咏芝是全职太太，先生常年在外地经商。她性格和善，谈吐斯文有礼，一个人打理着一套近二百平方的复式房子，管着发育期的兄妹，虽然有钟点工，也说不上轻松。伊敏每周三次上门的日子，就是她的放假时光，用来上瑜珈课、和朋友逛街。她看到伊敏居然很快把兄妹俩管理得服帖，简直是惊喜。偶尔她会比约定时间晚归，看在报酬丰厚的分上，伊敏也并不计较。 这天孙咏芝再次晚归。林乐清玩任天堂游戏，林乐平则摆出要和她谈心的架势，小声问她读中学时有没接到过男生的纸条。伊敏哑然失笑，她从小到大以沉默闻名于就读的学校，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但我的同桌接到过。" 乐平好不失望："邵老师，你肯定没恋爱过吧。" 伊敏莞尔："那么早恋爱有什么好。" 乐平大笑，凑她再近一点，悄声说："乐清接到过女生写给他的情书。" 乐清明明在对着电视机玩游戏，却把这句话听了过去，脸顿时涨红了："以后再也不给你看了。" 乐平偏不饶他："小叔叔说这种情书他以前一周接一打，没什么稀奇。" 这"小叔叔"可真是够有意思的，伊敏不禁笑了。 转眼快九点了，伊敏正愁怕误了车不好回学校。门铃响了，她连忙跑去开门。门外除了孙咏芝，还有一个男人，约摸二十六七的样子，高高的个子，

穿着颜色轻佻的粉色T恤，可是人长得着实醒目，身材英挺，俊眉朗目，似有光华流转，竟然显得衣服的颜色并不扎眼。他扶着孙咏芝进门坐到沙发上，孙咏芝看着有气无力的样子。两个孩子看到那男人都是一声欢呼，大叫"小叔叔"。邵伊敏想，原来这就是一周接一打情书的那位，也难怪口气大。 "你们妈妈刚才高兴多喝了点，不能开车，我送她回来，你们俩还乖吧。" "当我们是小孩，回回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乐清不屑，"小叔叔，几时带我们出去玩？" "我只带小孩出去玩，你大了，所以免了。" 伊敏拎起自己的背包，对孙咏芝说："孙姐，我回学校了，乐清、乐平后天见。" 孙咏芝倒没醉得厉害，说："邵老师，今天麻烦你了，是不是公交车快收班了，要不苏哲帮我送送？" 伊敏连忙推辞，孙咏芝只说："没事，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苏哲是我老公的表弟，让他送送吧。" 苏哲拿了车钥匙，对两兄妹说："乐平，照顾你妈早点休息，乐清不许再玩游戏了，我改天来带你们出去。" 他也不看邵伊敏，只朝门那边做了个请的手势。伊敏无奈，只好对那母子三人挥一下手，出了门。 到了停车场，苏哲找到孙咏芝的红色POLO，按遥控后拉开后座门。他的礼貌周全，但摆明无意交谈。伊敏坐到后座，松了口气，她也无意和陌生人说话，只报了师大，说声"谢谢"就自顾自看车窗外不做声了。

第2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2)

晚上车少，苏哲开车又稳又快，只是车上CD放的张惠妹的歌曲是孙咏芝的趣味，他似乎并不喜欢，直接按到收音机换成一档介绍美国音乐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声音略带沙哑的男人，伊敏平时练英语也时常听这个节目。 师大很快到了，他刚停稳，伊敏说："麻烦你了，再见。"也不等他有回应，下车关上车门然后直奔学校。苏哲本来很怕小女生对自己发花痴搭讪，可这个身材纤瘦、面容秀丽的女孩子显然全无此意。见她这样干脆利落大步而去，他倒是意外一笑，开车走了。 转眼暑假结束，小兄妹和伊敏都要开学了。孙咏芝将报酬递给伊敏，提出开学后想请她继续每周六给乐清、乐平上课。伊敏有些意外，她只能帮他们打好基础，而一般家长通常倾向于在此时到比较应试的地方补习。 孙咏芝笑了："打好基础就足够了，升学倒并不重要，他们的爸爸本来也是打算以后送他们俩去国外念大学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一点压力也没有，功课全是应付。乐清、乐平都喜欢你，说你没拿他们当小孩子看，功课也讲得清楚。" 于是伊敏继续每周六下午过来给两兄妹补习数学，不时会碰上代替表兄来接两个孩子出去玩的苏哲，两人都是客气地点头致意而已。 十月底的一个周六下午，伊敏照例过来给小兄妹上课，今天两兄妹表现得格外兴奋，乐平开心地说："邵老师，今天爸爸回来给我们过生日了。" 伊敏略微吃惊，昨天是她的生日，不过她的生日照例是自己一个人过的，早就习惯了："祝你们生日快乐，那今天稍微早点下课吧。" 他们的父亲林跃庆是个长相气质十分干练的中年人，这时和孙咏芝一块下了楼，很客气地邀请伊敏一块去酒店吃饭："今天他们满十五岁了，我们订了酒店给他们庆祝一下，都是亲戚朋友和乐清、乐平的同学，人多会比较热闹一点。"小兄妹也连声附和，伊敏觉得自己没法推辞了，只能答应。 到了酒店事先订好的大包房，伊敏发现苏哲早等在那边，另外还有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等诸多亲戚，满满坐了三桌。她很自觉地

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一桌，不用费神听他们说什么，自顾吃菜，倒也自在。 吃到一半，她出去上洗手间，回来刚走到转角处，却看见孙咏芝和林跃庆夫妇站在包房门外，孙咏芝握着一个手机，一边看一边讥诮地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真是情深意长呀，短信一条接着一条，要我进去念一下吗跃庆？当着你的父母儿女和亲戚朋友的面。" 林跃庆压低声音烦躁地说："别疯了咏芝，你也该看看场合，有什么话，待会儿回家再说。" "回家？回哪个家？"孙咏芝轻声笑，"你回这些短信时看场合了吗？你尊重你的妻子吗？你重视你的一对儿女吗？" 包房门打开，苏哲走了出来，他带上门，一眼看到不远处拐角处站着的伊敏，目光扫过她，同样压低声音说："庆哥嫂子，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 林跃庆点头，伸手欲拿过妻子手里的手机，没想到孙咏芝后退一步，抬起手狠命将手机掼向大理石地面，只听一声脆响，手机四分五裂，散落得到处都是，她若无其事地说："希望你自己的号码都备了份，再去买个手机吧，跃庆，反正你有的是钱。" 她谁也不看，高跟鞋踩过手机碎片，拉开包房门走了进去，林跃庆苦笑一下，随后也进去了。苏哲招手叫来服务员，吩咐他们将碎片清理走，一抬头，便看见了伊敏，她显然看到了全过程，但没任何尴尬或者吃惊的表情，静静看着服务员打扫干净，然后走过他身边，伸手推门走了进去。

第3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3)

包房里的气氛仍然热烈，并肩坐在主桌上的孙咏芝、林跃庆夫妇仍然谈笑风生，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伊敏看着自己这桌上和同学嬉闹的小兄妹，不禁有些微的感叹，原来这样让她羡慕的幸福和美的家庭也不过是遮了一层面纱而已。 终于席终人散了，小兄妹的爷爷奶奶要把他们带过去玩一天，林跃庆嘱咐他们下楼上车，其他人也纷纷走出包房，伊敏已经走到了门口，却被苏哲拦住："邵老师，麻烦你，帮着在这看着我嫂子，她可能喝多了点，不适合开车，我把乐清、乐平的同学送回去，马上回来接你们。" 伊敏回头一看，刚才还笑吟吟送客的孙咏芝此时颓然坐到靠窗的沙发上，仿佛已经耗尽了力气，再也无力伪装自己了。她无奈点头答应，转眼间偌大一个包房空空荡荡只剩下她和孙咏芝两人了。她正要说话，孙咏芝却先开口招呼她过去："邵老师，拿杯子过来陪我喝点酒吧，我现在还真怕一个人待着。" 她面前放着大半瓶红酒，伊敏拿了两个杯子过去，坐到她身边，她在两个酒杯里各倒了三分之一的红酒，深红色的酒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诱惑。她执起一个杯子，在眼前轻轻晃荡："酒，真是个好东西，帮我们忘忧解愁，我猜我要再这么下去，迟早会成个酒鬼。"她呷一口酒，笑了。 伊敏以前唯一喝酒的经历是在高中毕业的聚餐上，那其实也是她唯一参加的同学聚会。一帮半大孩子满怀自以为的离愁别绪，加上突如其来的自由，不知是谁率先提议，然后就叫了一箱啤酒，带着几分苦涩的液体，喝起来其实没有可乐舒服，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由把它当成成人的一项不可少的仪式吞下去。到最后大家步履踉跄，有人流泪有人大笑，伊敏却只有几分头晕而已。在回家路上，一个男生突然对她说："邵伊敏，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她诧异，想莫非自己还是醉了，再看那个男生，倒真是目光涣散游移，说完这句话就不再看她，转身和另一个男同学勾肩搭背而去。她当时只想：果然是醉了。 现在想起这事，她发现居然一时想不起那个男生的名字了。她端

起自己的那杯酒，喝了一大口，带着涩味，可是流下喉咙后，却仿佛一只熨帖的手抚过带着愁绪的心头，有着奇妙的回味。 "刚才你都看到了吧，小邵，这就是我婚姻的真相，"孙咏芝咯咯笑道，"我读大二时认识的林跃庆，和你这会儿差不多大吧，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可一转眼，我已经老了，是两个半大孩子的妈妈，也许还会是个糟糕的单亲妈妈。" "可是孙姐你看着还是很年轻呀。"伊敏并不是随口恭维，孙咏芝身材容貌都保持得很好，堪称风姿楚楚，打扮更是得体又时髦，看上去真不像十五岁孩子的母亲。 "我努力维持这个皮囊的看相，要是连自己都放弃了自己，那真是生无可恋了。" 伊敏不知说什么好，好在孙咏芝也并不需要她的安慰，她给自己再斟半杯酒："我家不在本地，大二就和林跃庆恋爱了，那会儿真是单纯呀我们两个，总以为天长地久朝朝暮暮全是我们的。恋爱了三年，我们结婚了，感情还是很好。现在让我回忆，我真记不起来是走到哪一步就突然让我们走上了岔道。" "孙姐，也许你们多沟通一下……"邵伊敏只觉悲凉，自认这话来得很空洞，无法说下去。 "我放弃了，伊敏。所有的努力我都做过，早累了，何必还赔上自己残存的一点自尊呢。我只是心疼乐清、乐平罢了，他们是真依恋他们的爸爸。"孙咏芝将半杯酒一口喝下，再给两人倒了大半杯，"我怕离婚了，乐清、乐平会接受不了。"

第4节：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4)

"小孩子的理解能力没你想得那么偏狭的。我父母在我十岁时就离了婚，然后各自结婚。"伊敏被自己讲的话吓了一跳，她以前从来没主动对任何人提过这事，有人不识相对她说起，她恨不能掉头就走。考来离家千里的此地上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想离开那个熟人都过分关注她父母离婚这一事实的环境。一定是喝下去的酒在作怪，她想，"我也没怪他们，他们不能因为生了我，就活该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和生活了。" "呵呵，你真能安慰我。" 我在唱高调，其实我是怪他们的，尤其是在才过了一个根本没人问候的生日以后。伊敏端起酒，怅怅地想，我只是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罢了。两人各怀心事地喝着酒，转眼一瓶红酒已经下去了一多半，都有点酒意上头的感觉。 "我说这么多，不会让你对爱情对婚姻觉得失望吧。" "不会呀，我父母再婚都过得不错，不过是个放弃和选择的问题，我很乐观的。" 孙咏芝咯咯笑了："你看着可不像个乐观的人，伊敏。不过我们真得乐观，不然怎么活下去。还有酒吗？" 伊敏看向酒桌，突然发现离得最远的那张桌子边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个人。服务员早进来把包房靠那边的灯都关了，刚才孙咏芝又嫌灯光刺眼，索性把这边顶上的大吊灯也关了，只留了沙发边的一个壁灯，她还真不知道那人是何时进来的，听到了多少她们的对话。只看到幽暗中一个身影，然后是暗红的烟头一闪，烟雾袅袅上升着。那人站起身，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后走了过来，原来是苏哲。

第5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1)

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 苏哲仍然开孙咏芝的车，她们两人坐在后座。孙咏芝合上眼睛斜靠着，伊敏却坐得直直的，看上去很清醒。到了地下车库，她有条不紊地背上自己的背包，再提上孙咏芝的包，搀着她随在苏哲身后上楼。苏哲从孙咏芝包里拿出钥匙开门，顺手开了灯，伊敏将孙咏芝扶到沙发上坐下，她半合着眼睛说："谢谢你了，邵老师。苏哲，麻烦你帮我把邵老师送回学校去。" 苏哲点点头："嫂子你一个人没事吧。" 孙咏芝苦笑："没事，去吧，帮我把门带上。" 站到电梯里，苏哲才发现伊敏也喝多了，她无力地靠着电梯壁，眼神迷茫，双颊绯红，嘴唇微张着，那个样子迥异于她平时的安静。 "你不要紧吧？"苏哲皱眉问。 伊敏全凭意志支撑着摇摇头，她这会儿才知道红酒的后劲和啤酒完全是两回事。随着苏哲到地下停车场，她自觉去拉后面车门，苏哲拦住她，拉开了副驾门："你坐这吧，万一想吐，跟我说一声。" 吐？伊敏被吓到了，她扶住头，回想一下自己唯一看过的那一次高中同学的醉态，会那样胡言乱语吗？她竟撑不住笑了。地下车库灯光昏黄，苏哲只觉这张年轻的面孔娇艳如花，眼波流转仿佛欲语还休，他的心怦然一动，伸手扶住车门上沿让她坐进去，然后绕过车头上了车，看伊敏靠在那里，勉力大睁双眼，越发显得神思不属，只好替她系上安全带，她似乎惊了一下，随即吁了口气放松下来。 苏哲笑着摇头，发动了车子，小心控制着车速。果然没开出多远，她就低声叫："对不起，停车。" 他赶紧将车靠路边停下，伊敏解开安全带冲下去，对着一个垃圾桶大吐起来，吐完了也不上车，摇摇晃晃走上了人行道，苏哲吓一跳，赶紧下车追过去，却见她走到路边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扔下十元钱不等找就往回走，苏哲只好帮她把找的钱拿上。她走到人行道边，拧开瓶盖仰头喝下一大口，然后对着水沟咕咚咕咚使劲漱着口。 苏哲忍笑扶住她："没事了吧。" 她不答，他拖过她的背包，将找的钱塞了进去，不知怎么的，他觉得这女

孩子醉得实在有趣。他拉开车门，她却不动："我有点难受，不想坐车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走走。" 苏哲看看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她茫然摇头，他把手腕伸到她眼前，没想到她抓住他的手腕对着表看了好一会儿，还是摇头。 "快十一点了，我要把你留街上溜达出了事怎么办。" 伊敏没反应，只觉得胸口有些发闷，说什么也不想上车了。 苏哲前后看了看，指不远处一个酒店："怕了你了，我去那儿开个房间，把你放那儿睡一晚，你明天自己回学校好了。"也不等她再反对，推她上了车，一下开到了酒店，拿身份证交钱办了入住。 苏哲将房卡递到伊敏手里："806房，自己上去吧。"伊敏接过房卡，摇摇晃晃却往酒店外面走，他无可奈何，赶上去拖住她，扶她上电梯，她软软靠在他怀里，再也撑不住自己站直了。苏哲只好抱起她，走进806，把她放到床上。伊敏突然抱住了他的脖子，他一下伏倒在她的身上。他的心怦怦乱跳起来，没想到这个看着冷静自持、说话条理清晰的女孩子竟如此大胆。他并不热衷和小女生游戏给自己找麻烦，克制着自己，准备撑起身体。 "其实昨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岁，没人陪我过。"伊敏突然轻轻地说，她的声音低柔，清澈的眼睛看着他，视线却似乎越过了他看向远处，她呼出的气息还带着点红酒的味道，软软地撩动着他的心，"一直没人陪我，一直。" 有记忆以来，她的父母就在冷战，她的生日年年在寂寞中度过。到十岁时，父母离婚，随即各自结婚。他们非常平等地负担着她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从无拖欠，可是随即新生的弟弟妹妹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确实就顾不到和爷爷奶奶生活的她了。她想：是的，我的确怨恨，真是不诚实，居然对自己都说谎，骗自己装不在乎装了这么多年。 苏哲安抚地摸一下她的脸："好了好了，过去了，明年你的生日我陪你过好不好。" 他的手修长，带着点薄茧，抚在她脸上，触感温和。她笑出了声，视线定到他的眼睛里，突然伸一个手指点在他鼻子上："骗我，你把我当乐清、乐平在哄呢。" 她乌黑的头发散在枕上，衬得一张脸苍白而娇小，花瓣一样粉嫩的嘴唇微微张着，看着诱惑到了罪恶的地步。苏哲突然觉得

把持不住自己了，他撑起身，隔一点距离看着她："你这个样子，可真是危险，如果换个男人……"没等他哑声说完，伊敏突然欠起身吻住了他。她的嘴唇柔润，苏哲想也不想，将她压回床上，狠狠回吻起来，这个吻彻底夺走了伊敏最后一点清明的意识，她只觉身体炽热，血液仿佛在叫嚣要贴近要抚慰，所有的空虚、脆弱和孤独仿佛都积攒在这一刻把她吞没了。 她看着如此热情，其实是生涩的。当苏哲意识到这一点，她已经在他身下咬?将一声呻吟忍住，他再动，她终于忍不住叫出了声，眉眼皱得扭曲了，手指紧紧抓住他的肩头，指甲陷入了他的肌肉，如同在绝望中攀住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吻住她颈部搏动的血管，轻轻舔咬，试图让她放松，但他自己也濒于失控，终于在她细细的呻吟和尖叫声中爆发了。 伊敏在晨曦中醒来，瞪大眼睛看着面前那张英俊的脸，发现自己正躺在他怀里，她伸手捂住嘴，突然记起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苏哲也醒了，这会儿无奈地看着她，几乎有点狼狈。他今年二十七岁，过去的生活堪称丰富，但自认从没失控过，眼下他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

第6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2)

伊敏一声不响翻身下床快速穿上衣服，冲进洗手间。他也起来穿衣，把窗子推开一点，清晨清新而略带凉意的空气涌了进来。他坐到窗前的椅子上，从外套口袋里摸出烟点上。他一向并没什么烟瘾，这会儿百无聊赖，连抽了两支烟，伊敏才从洗手间出来，也不看他，拎起背包就有拔腿走人的架势。他看得又好气又好笑。 "我送你回学校吧，现在还早，恐怕公汽都没开班。"他也不等她反对，拎起外套从她身边走过去开了门。 两人下楼，苏哲结账，她还是一声不响跟他走出酒店上了车。 这么沉默，苏哲一边开车，一边想，自己恐怕是惹上大麻烦了："我很抱歉，虽然我也有点喝多了，不过这不是理由。我希望我能……补偿你。" 一直看着车窗外的伊敏总算回过神来，突然说："请停车。" 苏哲想，好吧，肯停车谈就不至于爆发得太狠，他将车驶到路边停下。 她并不看他，指下路边一家药房："有一件事，是你可以帮我做的。听说有一种药，好像能事后避孕，真是一项伟大慈悲的发明，麻烦你进去帮我买一盒，再加一瓶水，谢谢。" 苏哲盯着她，她面带红晕，但神情平静，并不回避他的注视。苏哲一声不响下车走进了药房，少顷，他拿着药出来，开后备箱，取出一瓶矿泉水一齐递给伊敏。她打开药盒，细看说明书，然后取出一片药，和水服下，剩下的药放进背包内，这才转向苏哲，微微一笑："请送我到学校门口，谢谢。" 苏哲彻底被吓了一跳，他发动汽车，很快开到师大门口，伊敏一手放在车门上，踌躇一下，回头看着他，态度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忘了这件事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昨天其实是我借酒装疯酒后无德，很抱歉。补偿什么的，呃，有点好笑，我大概也补偿不了你什么，所以……"她用耸下肩代替剩下不好说出口的话，拉开车门，扬长而去。 盯着她大步流星走进学校大门，苏哲禁不住想扬声大笑，他头次觉得自己荒唐，摇摇头，他决定像她建议的那样忘记这件事。伊敏进了宿舍，看看时间，不过刚六点，她轻手轻脚走进寝室，里面

很安静，室友基本上都在享受周末的懒觉，她爬上自己的铺位，也不脱衣服，拉过被子蒙上头，这才在心里呻吟了一声。 居然和一个只见过几面，在昨晚以前都没正眼看过自己的男人做出了如此疯狂的事。她只有牢牢捂住嘴才能把对自己的惊叹和质问堵回心里。 师大在本地向来以美女如云和恋爱风盛行闻名，每到周末，停在校外接女生的好车多得让人瞠目，同寝室也有女生早早有了男友和性体验，在熄灯以后的卧谈会上，会有非常劲爆的话题。不过伊敏一向不可救药地和人保持距离，从不参与意见，问到她头上，她没看法或者经验可以贡献，室友们私下议论，觉得她就是天生冷漠。 不是没人追求过她，她高挑而纤瘦，面容秀丽，一双眼睛明亮有神，在师大虽然不显出众，但在女少男多的数学系还是引人注目的。可是她从小到大回避和人亲密，每当一个人热情靠近，她就会不由自主地退缩，从来都是有礼而冷淡，读到大三，已经没有男生敢再来壮着胆子为她打开水了。 有时她也不禁怀疑，莫非自己就是永远无法和人亲密。 然而昨夜推翻了她的一向认知，她那样主动地渴求着一个拥抱，和一个基本陌生的男人那样的身体交缠……她再次强压下一个惊叹，她或许是喝多了，可并没醉到记不清细节。好吧，她对自己说，起码这一夜证明了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正常的。 生活好像一向偏离了她预先的设定，正在航向一个不可知的方向，她从来没计划过给自己的二十岁生日来这么一份迟到的礼物。前天生日，她只隐隐期待过父母打来电话，到晚上没接到，也没多大失望。就为这个原因会对一个陌生男人投怀送抱吗？她老实承认，这个理由确实说不过去。

第7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3)

她移开被子，看着蚊帐顶，一动不动躺着，直到同寝室的女孩陆续起来。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人注意到她的一夜不归。她也和平时一样，洗漱、打开水、去食堂吃早点，然后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她没去自习，而是去了学校后面湖边散步。 师大后面的这个湖面积很大，本来有个很土的名字，叫黑水湖，随着师大规模日益扩大，政府拿钱整修了一番湖岸，正式定名墨水湖，似乎想沾点文墨之气。湖的对岸也成了刚刚萌发势头的房地产商开发的宝地，有一个小区就干脆叫书香门第。 靠师大这边湖岸则向来是附近学校学生恋爱的宝地，多的是成双成对散步加亲热的学生，据说周边不远处城乡结合部村民的出租屋因这片湖的存在而生意大好。入夜以后，湖水摇曳反映灯影，湖岸边柳树成荫，加上秋日独有的月白风清，如此良辰美景，不恋爱都算浪费了。像伊敏这样把手抄在口袋里独自闲荡的，的确不多见。 伊敏只想一个人随便走走。过集体生活对她来说最要命的是，简直就没法找到独处的地方和时间，教室、宿舍、图书馆、自习室、操场，没一个地方不是人满为患，洗个澡都得和认识不认识的人裸裎相对。这会儿她无意面对任何一个熟面孔，可是没走出多远，偏偏就看到了熟人。 几步开外，师大出了名的中文系才子、文学社社长、学生会干部赵启智正和一个长发娇小女孩正四目交接谈得热烈，伊敏想改变方向都来不及了。赵启智也看到了她，一脸愕然，她只好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按照她的室友，读中文系的罗音的说法，赵启智自从今年开学后偶遇她后就对她颇有好感，她听了觉得好笑，因为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能第一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子。 可是罗音显然并不是随意猜测。伊敏习惯每天去自习室看书，她向来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本领，从不理会周围卿卿我我打情骂俏的情侣。待一篇英语阅读完毕，伸个懒腰，她突然看到了身边伏桌看书的正是赵启智，赵启智抬头对她微微一笑，伊敏也微笑点头，她只是和人保持

距离，但并不刻意冷淡谁。 下了自习，赵启智非常自然地陪伊敏往寝室走。他闲闲地说起文学社一个新进来的小师妹写的酸文，伊敏也忍俊不禁了。两人在她的宿舍楼下分手，自此以后，赵启智一周总有一次两次陪伊敏上自习，两人各自看书，然后闲聊着送她回宿舍。这种没压迫感的接近，伊敏并不反感。 此时她完全没心情和任何人讲话，只半垂着头向前走，月光斜照下，一个长长的身影拖在身后，落在赵启智眼里，满心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有点冤，不过是扛不住一年级小师妹的热情邀约来谈文学罢了，居然这么巧落到伊敏眼里。他对伊敏颇有点动心，总觉得这样看着冷静又聪明的女孩子是女朋友的最佳人选，哪怕她对文学的兴趣接近于无。现在他有点怕她误会了，可又不能丢下睁大一双亮晶晶眼睛崇拜地望着自己的小师妹去追她。 伊敏从他身边走过就再没想到他了。毕竟两人只有在自习室里同座那么点交情，她还没被激发着去对此展开过想象，更不可能在自己心事重重的时候去操心他了。 在略带凉意的秋风中散步，伊敏的心情平静了。她没有追悔的习惯，一向并不跟自己纠结，只想：好吧，那是一个错误，以后不用再犯就行了。 每到周六下午，伊敏仍然准时去给乐清、乐平兄妹上课，两个孩子以前对功课就说不上用心，最近更是非常的神思不属。伊敏猜想，他们父母的争执大概还是影响到他们了。她喜欢并同情这两个孩子，可是却爱莫能助。她从来不爱出卖自己的经历和别人换来同病相怜感，喝高了对他们的妈妈说的那些话可算绝对的例外。现在她只能对他们格外耐心一点。

第8节：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4)

差不多快到下课时间了，乐清突然叫："小叔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伊敏回头一看，果然苏哲立在门边，她目光坦然滑过他，点下头，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 这个女孩子，苏哲觉得自己不佩服都不行了。 最近他受被妻子断然拒之门外的林跃庆委托，周末会抽时间过来接两兄妹出去，有时是带他们玩，有时是送他们去林跃庆父母那边。上周正好在电梯口碰到了邵伊敏，那是他们在莫名其妙上床后头一次碰面。他念头还没转下地，伊敏已经点下头走了。他走进电梯，从徐徐关拢的电梯门里看她的背影，她走路姿势挺拔，步子迈得又大又轻盈。有意思，他对自己说。 他来了有一会儿，坐客厅里看报，伊敏讲课的声音从上课的小书房传出来，清脆柔和，不疾不徐，颇有权威感，没一个多余的字，用对她极其满意的孙咏芝的话说，就是"确实不愧是师大的高才生"。不过苏哲想，这份才能恐怕是天生的，而不是师大教出来的。 他走过去，只见伊敏背门而坐，中分的头发笔直垂顺地搭在肩头，他清楚记得那晚摸在这秀发上的柔滑手感，心里一荡，马上嘱咐自己不要自找麻烦。他从来不爱哄生涩的小女生以免招来后患，眼前这个女孩子虽说既没要他哄，还自觉很不给他面子地把后患直接消灭掉了，但谁知道那是不是她犯倔强装没事人呢。他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但他喜欢冒的险不是这一种。 可是伊敏扫过他毫不停留的目光明明告诉他，她真拿他当路人甲了。她理好东西，和乐清、乐平交代了作业，道了再见，再对他点点头，直接走了。苏哲摸着下巴，笑了。 "今天晚上去吃牛排好不好？" 乐平没什么兴致地说："不想吃。"乐清也挂下一张脸："比上次直接带我们去麦当劳算进步了一点。" 苏哲承认自己还真是不会哄这么大的别扭孩子："那你们说，想上哪儿？" "爸爸妈妈真的会离婚吗？"乐平冷不丁问，"我问爷爷奶奶，他们就说我瞎想。" "你们两个对离婚怎么看？" "怎么看有关系吗？"乐清冷冷地说，"反正他们也没打算征求我们的意见。" "我猜他

们现在正在作决定，而你们是他们作决定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苏哲平静地说，"大人的世界有很多烦恼，有时他们会把握不好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我是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爱你们的。 "小叔叔，他们如果真的离婚了以后会再结婚吗？"乐平问。"会不会把我们两个分开，一个跟爸爸一个跟妈妈。" "他们目前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分开，所以不用想那么远。不过我会劝他们和你们两个好好谈一下，解释清楚他们的打算和对你们生活的安排，省得你们胡思乱想的。" "人不是非结婚不可吧，王莹的爸妈也离婚了，方文静的爹妈老是吵架。这样结了又离不离就吵不是折腾吗？像小叔叔这样一个人多好，不会有那么多讨厌的事。"乐清闷闷地说。 苏哲再度摸着下巴苦笑："我并没有独身一辈子的打算好不好。结婚还是不错的，可以有一个亲密的人和你分享生活。至于矛盾，也很平常，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想法一生不变，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最珍惜的是什么。如果彼此觉得没有了当初在一起时的感觉，分手也不是世界末日。" 两个孩子同时沉默，消化着他的话，他一向在正经交谈时并不拿他们当小孩敷衍，所以深得他们的喜欢。 "我可能讲得太深入了，你们目前还接受不了。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抱怨并没什么意思，尤其抱怨你们控制不了的事情。现在跟我出去，我们吃饭看电影好不好？"

第9节：第三章 ?观的怀旧(1)

第三章 旁观的怀旧 十一月上旬是本地最美的季节，秋高气爽，温度宜人，赵启智约伊敏去看银杏树叶，看她犹疑，连忙说："很多同学一块，罗音也会去。理工大后面的银杏树很壮观的，现在差不多是最美的时候了。" 星期天的早上，伊敏洗漱完毕，罗音赖在床上不肯起来："邵伊敏，你骑我的车去吧，就说我感冒了，去不了。" 旁边床上睡的中文系系花李思碧窃笑："罗音，你是躲人家韩伟国吧。" 同样读中文系的罗音瘦高的个子，短发，清秀的面孔上一个小而略上翘的的鼻子，带几分俏皮，看着很讨人喜欢。她性格爽朗，并没中文系女孩子常有的文学青年样。对李思碧的取笑，她满不在乎地说："瞎说，我是那么不厚道的人吗？不过我真是纳闷，为什么追我的人从高中到现在都是戴眼镜的小胖子？难道是我的体质有问题？" 宿舍几个女孩子全笑了。 伊敏接住她丢过来的车钥匙，骑车到校门口和赵启智会合，以他的文学社为主力的一大队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看到她一个人过来，物理系的韩伟国满脸失望，直接就问："罗音怎么没和你一块来呀？" "她感冒了，来不了。"伊敏见过他在宿舍下面等罗音，现在正面看他，果然是个"戴眼镜的小胖子"，不知道这种类型怎么就不讨罗音喜欢了。 "要不要紧呀，我去看看她。" "别，她这会儿吃了药躺床上睡着了，你不用去打扰她。"伊敏只好说，"应该休息一天就差不多会好的。" 赵启智知道韩伟国跟自己混文学社的罗音那点小心思，暗暗好笑，拍拍韩伟国的肩："星期天一大早往女生宿舍跑，别说罗音，同寝室的也不会待见你的。人来得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三十多辆自行车排成的队伍颇为浩荡。每个人都背了一个背包带上食品和水，另外还有人带上了吉他。此时刚到深秋，阳光暖暖，秋风中的那点寒意并不刺骨，却让人精神一爽。 伊敏和其他人都不算熟，赵启智保持车速和她并行着，时不时前后呼应讲上几句笑话。这样轻松明快的气氛颇有感染力，伊敏嘴角含笑看着前方，赵启智一瞥之下，只觉那个沉

静的面孔也生动了起来。 骑差不多半小时的车，就到了理工大，这间学校是国内排名靠前的名校之一，和以恋爱成风出名的师大比，这里学术气氛浓厚，学生也以用功出名。理工大的校园在大学没扩招合并成风时就已经大到惊人，最重要的是学校后面有座无名小山，上面种满了银杏树，每当秋季，树叶由绿转黄，非常灿烂夺目。 进了校园，转过几座教学楼，满山满地的金黄赫然出现在眼前，众人齐声欢呼，引得本校的学生笑着摇头。骑到山脚下，大家将车锁好，徒步上山。说是山，充其量也就是个丘陵罢了，没有多高，一会儿工夫就到了最上面，大家说好了集合时间，散开各自行动。尤其双双对对出游的，更是转眼没了踪影。 赵启智和文学社其他几人落在后面一点，正一块商量社里的活动，一回头已经不见伊敏了，不禁有点懊丧。 伊敏顺着堆满金黄落叶的小路独自溜达，她以前在夏天来过这里，那时挺拔的银杏树树荫十分浓密，山上明显比别处凉爽。此时花瓣形的树叶转成金黄色，秋风吹过，纷纷坠落，树下都铺了厚厚一层黄叶。 反正山不算大，她根本不用看路，只管随意走。后山比前面安静得多，走到一处稍微低洼的地方，一棵树干粗大得需要两人合抱的银杏树下，很平坦地铺着近一尺厚的金黄落叶，她看看四下无人，跳下土坎走过去躺下，拿背包枕着头，阳光透过树枝斑驳地洒下来，温暖舒适得让她想叹息。

第10节：第三章 旁观的怀旧(2)

一阵秋风吹过，树叶纷纷飘落，伊敏随手接住一片掉下来的银杏叶，对着阳光看它的脉络，头顶传来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她正指望人家走过去算数，不料听声音是两个人停了下来。 "你倒是一点没变，总是这么坦白。"一个娇柔的女声说。 "坦白点对大家都好。" 伊敏惊奇地发现这个低沉的男声听着有些耳熟。 "过去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当然有，没有过去哪有成长，对大家来说都一样。" "我要能像你一样豁达就好了，现在看，留校对我来说真不是个好主意，每年这个季节走到这座山上，看着银杏树叶黄了就忍不住要想起你。" "一年想我一次而已，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也许倒是平淡生活的有益调剂。"那男人语带调侃，轻松地说。 "你没有心，苏哲，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你。" 正听得心烦的伊敏猛然知道了，的确那个男人是苏哲，尽管他们加起来没说几句话，但这个名字加上声音的熟悉感，应该不会错了。她一松手，让捏着的银杏叶飘落到胸前，拿不准是装死不动，等他们谈到兴尽走人；还是主动站出去，省得听到更隐私的话题。 不等她想好，上面传来衣服窸窸窣窣摩擦在一起的声音，不用看也是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了，然后就是……她瞪大眼睛，辩出应该是接吻，加上小小的喘息。 她不打算被迫旁听活春宫，正准备坐起来，却听到两个人分开了。 "你现在有未婚夫了，不要干会让你自己后悔的事，慧慧。"苏哲的声音十分平静。 那个女子声音却带了喘息和怒意："那你就根本不应该再出现在我面前。" "你是说我不该回本市吗？抱歉，慧慧，恐怕我还得在这边待上一段时间。"苏哲轻声笑道。 一阵沉默，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先离开了，而另外一个人还站在原处。 邵伊敏觉得自己这么刻意地一动不动，躺得已经有点全身僵硬了，她试着小范围活动一下手脚，头顶上飘来一个淡淡的声音。 "听得好玩吗？" 伊敏坐起身，狠狠活动一下肩膀："没意思，剧情老套，对话俗滥。"她把落到身上的银杏叶拂掉，坦然仰头看着从上面迈步跨下来的

苏哲。 苏哲穿着牛仔裤和长袖T恤，装束如同学生，阳光洒在他的身上，越发显得英挺，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我不主动停下的话，你就准备一直听下去吗？" "如果不睡着的话，也许吧。"伊敏掩口打个大大的哈欠。 "随便问问，不会勾起你的联想吧。" "要不你叫她回来继续，我试试会不会浮想联翩。" 苏哲哈哈大笑，在她身边坐下，两条长腿伸展开，回头看着她："何必叫她，我们两人继续就可以了。" 他坐得离她很近，歪着头看着她，眼神诱惑，伊敏情不自禁想那个早晨睁开眼睛看到这张脸的情景，脸控制不住地红了，但声音保持着镇定："我今天没喝酒，不打算在没借口的情况下装疯。" "不过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原谅自己的借口，对不对？" 他的脸逼得更近了，伊敏强迫自己不后退，直视着他："我原谅自己倒是从来不用借口，苏先生，换句话讲，我对自己一向宽容。" 苏哲停止了进逼，若无其事地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很好的习惯。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伊敏暗暗松了口气："秋游呗。我不用问你怎么在这吧。" "理工大是我的母校，刚才那女孩子是我以前的女友，这里呢，是我们第一次接吻的地方。" "多完美的怀旧。" "你有怀旧的习惯吗？" "我还没来得及有旧可怀。"伊敏扬起下巴，苏哲暗自赞叹，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下来，照得她白皙的皮肤有透明感，这张年轻秀丽的脸傲气得如此理直气壮而动人。他抬手似乎要摸向她的头发，她向后一缩，他微微一笑，将一片银杏叶从她头上摘下来。

第11节：第三章 旁观的怀旧(3)

伊敏一跃而起，顺手拎起背包："先走了，苏先生，再见。" 没想到他也起身："正好，我也要走了。" "我们不同路。" "你打算往哪边走？" "应该是和你相反的那条路。" 苏哲并没被惹火，反而笑了："别紧张，我对你没企图。对这里我比你熟，除非你真的有偷窥癖，不然由着性子乱转，碰到真正的野鸳鸯的概率一定不低。" 苏哲陪着伊敏往山前走，离她不远不近，两人迈步的频率很快一致了，踩在遍地金黄的落叶上，发出低低的沙沙声。两人都保持着沉默，很快走到前面，同学们已经聚在一块空地上，有人吃东西，有人打牌，有人弹吉他唱歌，赵启智看到了她，迎了上来。 "邵伊敏，去哪儿了？我正准备去找你。" "随便转了一下。"她没介绍苏哲的打算，苏哲也只草草对狐疑地朝看过来的赵启智点下头，对伊敏说："玩得开心。"径直下山而去。 "碰到熟人了吗？" "说不上，学生的亲戚罢了。" 旁边一个女生收回痴痴注视那个背影的目光："好帅的男人呀。" 她男朋友毫不客气地说："留点面子，别当着我的面发花痴好不好。" 众人大笑，伊敏也笑，找个位置坐下，听他们弹吉他唱歌。此时校园民谣不复大热了，但身处校园、喜欢吟唱风花雪月的感性青年还是喜欢借此抒怀。 "我后悔我学文，不然上这所大学多好。"赵启智仰头看着高大的银杏树出神，"我老家的市树就是这种树，满城都是，到了这个季节，树树皆秋色，美极了。到这里读书后，什么都不习惯，只有来到这座山上才算解了乡愁。" 文学社成员的诗兴被他勾动，展开了围绕诗词中固有的乡愁主题的讨论。 伊敏不反感别人投入地做如此文艺的讨论。可是她觉得自己没有乡愁，她从十岁起随爷爷奶奶生活，考上这边的大学后，除了惦记两位老人外，对家乡并无怀念之情。去年在加拿大生活的叔叔将爷爷奶奶接过去养老，她就更难得想起自己生长的那座有不愉快记忆的城市了。 她对诗意抒情也实在没有相应回答，只能保持沉默。她早承认了自己和文学绝缘，平时看小说很少，而且从来不曾投

入过，读中学时写作文一直是大问题，老师的评论总是"语句通顺，逻辑清晰，但欠缺情感渲染和展开"， 她对于诗词的记忆仅限于应试的课本，要有人说她没情趣，她觉得一点也不冤枉。 碰到苏哲带来的心情激荡已经平复，她抱膝而坐，满目都是金黄一片，听吉他声、歌声在耳边飞扬，这样的秋日，自有一种宁静的幸福感觉。 本地的气候比较极端，入秋以后，一路暖和如夏日，到了差不多深秋时节，也不过略有凉意，待一场连绵秋雨落下，忽然就进入了冬天，阴冷而潮湿。 伊敏过着再正常不过的学生生活，上课自习做家教。她和赵启智之间仍然是那么若即若离的，她自己不觉得那算一种超出同学之上的关系。可是周围的人觉得他在追求，而她在享受追求。对赵学长仰慕得紧的中文系小师妹宋黎怨艾的目光不时射向她，让她觉得未免有点冤。 罗音看得好笑，她一向和赵启智熟不拘礼，依文学社的通行称呼叫他："启智兄，小师妹看你的眼神可谓目光灼灼呀。" 赵启智摸下巴，不管怎么样，有人倾慕都是很能满足虚荣心的："我可没乱放电哄人家小女生。" 罗音暗笑："那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嘛，启智兄你的色相明摆在这里了。" 赵启智哭笑不得："罗音，你现在损起人来是越来越狠，一点也不把师兄放眼里了。" "哪儿呀师兄，我是佩服加羡慕，要有一个清纯的师弟用这么崇拜的眼光时时看着我该有多好。" "人家韩伟国看你的眼神还不够火热虔诚吗？" 罗音顿时哑然，她最近躲韩伟国躲得有点辛苦。 赵启智倒没穷追，只叹气："说出来你不许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邵伊敏表白才好。" 罗音倒真是没笑，她从来在该认真的时候是认真的："我觉得邵伊敏已经太含蓄了，你现在和她比赛看谁更含蓄，好像不是个好的追求方法。" "我想坦白呀，可是她看人的眼神，很有距离感，我觉得至少应该先跟她接近才好开口吧。" "那个……她其实看谁都有点距离感。" "你这算是安慰我吗？"赵启智笑了，"如果对她来说，我和其他谁谁都一样了，那还有什么表白头。" 什么样的表白能打动邵伊敏？罗音想来想去，没有要领，拍拍赵启智的肩："你好自为之吧启智兄。"

第12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1)

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 转眼快到新年了，伊敏照常在周六下午准时去给乐清、乐平补习。她按门铃，没人开门，再按一下，总算乐平来开了门，可她马上奔上楼梯。伊敏走过去一看，两兄妹全神贯注，脸色发白地坐在楼梯最上面一级听着楼上的动静，而楼上正传来不大清晰的一男一女激烈争吵的声音。 伊敏想：平常都很难指望他们俩专心致志，今天的课算是泡了汤。她小时候父母只是相敬如宾地冷战，然后各行其是，倒没在她面前争执过，为这一点她也是感激他们的。 她走上楼，绕过两个孩子，直接敲传来争吵的主卧室门，开门的是很少露面的男主人林跃庆。他脸色铁青，但还是很彬彬有礼地说："邵老师，下午好。" 自从两兄妹的生日会后，伊敏就再没在这里遇到过他，这会儿看到他不免一怔："你好，林先生，孙姐呢？" 孙咏芝走了出来，看得出是在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你来了，邵老师，给他们上课吧，"她看到楼梯上站的乐清、乐平，"怎么在这里站着？" "这个房间的隔音并不好，孙姐，我猜他们俩今天可能都不会有上课的心情。你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不要吓到他们。" 孙咏芝的眼圈一下红了，她轻声说："对不起。"她转头看林跃庆，"我们没什么好谈了，你还是走吧，算是体谅乐清、乐平。" 林跃庆沉着脸看向乐清、乐平："我想带他们出去走走，可以吗？" "只要他们愿意，当然可以，他们的父亲也该抽时间关心一下他们了。"孙咏芝冷笑。 "我不想和你出去。"乐清明明白白地说，"我也不需要你的关心。"他谁也不看，下楼走进自己的房间，重重甩上了门。 乐平仍然站在楼梯边，仰头看着她父亲，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林跃庆刚要走近她，她就爆发了："你别过来，别过来。" 伊敏离她较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算是阻止了她向后退踏空的势头，吓得自己倒出了一身冷汗。 "平平。"孙咏芝也吓呆了，扑过来紧紧抱住乐平，"你别吓妈妈，妈妈以后再也不会在你们面前和他吵架了。" 乐平伏在她妈妈怀里号啕大哭起来，伊敏怜悯地看

着她：脆弱的孩子，恐怕有得一阵子难过了。她觉得自己待下去也没帮助，悄悄下楼，正要开门走掉，迎面正看到苏哲从电梯里出来。 "今天不用上课吗，邵老师？"他一边走进来，一边关上门。 伊敏抬下巴指下楼上，苏哲皱眉看着他们："这是怎么了？" 她懒得解释："你去看看乐清吧，他把自己一个人关房里了，今天的课我看算了，我先走了。"

第13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2)

"你等等，我带他们两个出去，你一块去，正好现身说法，劝劝他们，告诉他们父母离婚没那么可怕。" 伊敏大怒，知道那天在酒店包房和孙咏芝说的话大概都被他听去了。她直视着他，低声但清晰地说："我只管上课，这个属于心理治疗范围了，我干不了。而且我也没有嗜痂癖，非要把伤口展示给别人看。"她绕过他，拉开门走出去，随手带上门。 苏哲没料到她说翻脸就翻脸，倒也无可奈何。他仰头看下楼上的三个人，乐平仍然伏在她妈妈怀里哭，林跃庆站在旁边，神情木然。他只能先去敲乐清的门，乐清不理，他走了进去，乐清正躺在床上，呆呆看着天花板。他拉张椅子坐到床边，看着这躺下来比床短不了多少的半大男孩子，试着回忆自己这么大时想的是什么。 乐清无精打采回头看他："小叔叔，不用劝我了，我都知道。他们争吵，不是我的错；我应该容许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们是我的父母没错，但他们不光是为我和平平活着的；他们如果要离婚，我该接受现实。" 苏哲苦笑："乐清，我承认我没话可说了，不如我带你出去打游戏吧，省得在家闷着。" 这个倒是乐清愿意的，他慢腾腾爬起来，拿了厚外套，跟苏哲走出房间。林跃庆已经下楼坐到客厅沙发上抽烟，楼上孙咏芝也带了女儿进卧室安慰。 "庆哥，我带乐清出去转转。" 林跃庆点头："去吧，等会儿我带平平也出来，跟你打电话看在哪里吃饭。" 乐清拉着脸先出门，根本不理他父亲。苏哲和他上了电梯："刚才跟我讲道理似乎都讲得明白，那就别恨你爸爸。" "他背叛我妈妈，我有不恨他的理由吗？"乐清笑了，"我要是从来不爱他就好了，现在就可以不用恨了。" "可是拉着脸不理人，很像小孩子呀。" "我就是小孩。"乐清理直气壮，"法律上叫未成年人，父母离婚了我也得被判定由他们中的一个人监护的那种，我只有趁现在任性一下。" 苏哲摸下巴："好吧，小孩，去任性吧，不过记住起码的礼貌也是应该的。" 苏哲开车带乐清去了离家不远的商场，七楼就是电玩区，一上自动扶梯就听到

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声。苏哲买一大把游戏币递给林乐清让他自己去玩，他讨厌这份闹腾，准备去楼下咖啡厅坐会儿。一转眼，却看到靠侧边玩赛车的一个女孩正是刚才扬长而去的伊敏。电玩区热气腾腾，她已经脱了外套，只穿件毛衣，专心致志操纵着游戏杆，屏幕反光照得她年轻的面孔忽明忽暗，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紧抿，全没平时的镇定和老成。 乐清也看到了她，他和苏哲站到她身后看她玩，她手势稳定、反应敏捷，玩得很不错。一个游戏结束，她满足地吁口气，回身看到他们两人，目瞪口呆了。乐清坏笑："邵老师，玩游戏上瘾对学生来说不大好。" 这是她有一回看林乐清打任天堂时教训他的话，现在不免有点哭笑不得："我中学的时候可没玩过这个。" 她说的实话，读中学时她是标准好学生，到这里读大学才头一次进电玩区，刚开始还没什么兴致，可是一玩竟然就有点瘾头了。这家商场的电玩最齐全，她一般每周会来这里玩上一两个小时再回学校，没想到和学生碰个正着。好在她平时不算道貌岸然，现在也能马上和林乐清一块去玩下款游戏了。 苏哲自己去了楼下咖啡厅叫杯咖啡喝着，透过窗子看着街道上往来不休的车辆出神，到了差不多快五点，林跃庆打来电话，说了吃饭的地点，他上楼去一看，两个人居然并肩玩得仍然忘我。

第14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3)

他拍林乐清："走了，你爸带乐平等你一块吃饭呢。" 乐清玩得痛快，没了下午的戾气，乖乖退出游戏。伊敏头也不回，只说："乐清再见，下周上课时间照旧。" 苏哲不客气地按停她的游戏："你也别玩了，为人师表呀。" 伊敏无话可说，想想算了，已经比平时多玩了半个小时，收拾了剩余的游戏币，拿上外套和他们一块下楼，到一楼正要说再见，苏哲却转向了她："邵老师。"他声音和蔼，"我送你回去吧，正好顺路。" 不容她谢绝，他已经虚挽她一下，示意她跟他往地下停车场走。乐清也开心地继续跟她谈起刚才的游戏，她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前面这个男人。 苏哲开的车出乎意料和他本人完全不衬，是辆半旧的黑色捷达，乐清和伊敏坐后座，没多久就开到了吃饭的地方。这是一家才开不久的海鲜餐馆，装修得颇有中国风，门口已经停了好多车。苏哲转头对乐清说："上去吧，你爸在207包房，记住礼貌。他或许做了错事，但他对不住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妈妈也不需要你这样来为她打抱不平。" 乐清哼一声算是回答，跟两人说了再见，进了餐馆。 苏哲等了一会儿，拿出手机给林跃庆打电话："庆哥，乐清上去了吧。嗯，好，你耐心点，坦诚点，别拿他们当小孩子哄，他们的理解能力比你想得强。" 他放下手机，从后视镜里看邵伊敏："我们去吃饭吧。" "我今天不打算喝酒了。"后视镜里伊敏似笑非笑，一点没有刚才打电玩时那股看着稚气的认真劲。 苏哲轰然大笑，回头看着她："不，我不打算诱奸你，纯粹就是吃个饭，当我赔罪。下午我说那话的确不妥，你没义务帮我管孩子的心理问题。" 伊敏脸上一热，她没法适应如此露骨的讲话方式，尽管听上去也没多大恶意。她强自镇定，手扶到车门上："下午我并没答应你，所以你没什么罪好赔，吃饭？我看算了。" "难道一定要我承认对你有企图，你才肯和我一块吃饭吗？"他挑眉调侃，英气勃勃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戏弄之意。 伊敏暗自承认，这的确是个很难应付的男人，相比之下，那些说话期期艾

艾的男同学实在太幼稚了，再加上曾经和他有过她宁可完全忘掉的一夜，现在她还真是很难占到上风。不过她下决心让他以后别再提这件事，躲肯定不是个好办法。 "好吧，去吃饭。"她急转直下地说，靠回椅背，神情平静。苏哲笑着点头，发动车子，开了大约半小时的样子，停在一间上海菜餐馆前，回头问她："上海菜，喜欢吗？" "我不挑食，都可以。" 这间上海餐馆装修精致，全是小台位，进餐的也多半成双成对，没有一般中餐馆的喧闹劲。 苏哲请伊敏点菜，她摇头："我很少上餐馆，对点菜没概念，你点吧。" 他点好菜，果然没叫酒，只让上了一客鲜榨橙汁："不知道邵老师这个寒假还有没时间继续给乐清、乐平上课。" "恐怕不行，我寒假得回家。"伊敏只试了暑假不归，父母分别打来电话问了又问，小心翼翼，生怕她有什么别扭。她还不敢挑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独自在异地过年，更何况爷爷奶奶已经打来电话告诉她，准备在春节期间和她的叔叔一齐回国。 "你认为他们两个适合上寄宿学校吗？" 伊敏认真想想："我从初一开始寄宿，依我看，大部分孩子都能适应，不过开始的时候乐平可能会有点小问题。" 苏哲若有所思看看她："你倒是个很好的例子。" 伊敏觉得这话有点说不出来的言外之意，不过她现在根本不想再和他唇枪舌剑，只专心吃着清炖狮子头。

第15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4)

"喜欢上海菜的味道吗？" "还行。"她用简单两个字打发了这个问题，尝了下蜜汁糖藕，断定自己并不喜欢这种甜甜糯糯的食品，可是扣三丝汤很好喝，她心无旁骛地一样样尝着，但直觉告诉她，苏哲正看着她。一抬头，果然，他看得很带劲，眼里尽是笑意。 "我记得师大的食堂很不错呀，难道现在退步得这么厉害了？" "你去师大食堂吃过饭吗？"伊敏不理会他的弦外之音。 "我以前的女朋友在师大读书。" 伊敏马上想到了那天在山上的那个"慧慧"，苏哲看出了她的心思，摇头笑道："不是她。" "交很多女朋友是什么感觉，会不会叫错名字记错生日什么的？" "我不滥交的，一个时期基本上只一个女朋友。"他很坦然，不过马上把话题转向了她，"我猜你一定没交过男朋友。" "是呀，你猜对了。所以我很奇怪，你干吗还非要请我吃饭，好像不见得仅仅是关心乐清、乐平的成长吧，不怕我纠缠你吗？" "你把"离我远点"这四个字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所以我觉得我很安全，可是也很好奇，一个甚至都没交过男朋友的女孩子怎么能这么镇定处理那件事。" 伊敏微微一笑："我们都来选择性失忆一下好不好，我对那一晚的记忆真的很模糊了，也不打算再去仔细回忆来折磨自己。你呢，也别费神研究我的行为，也许我就是迟钝加健忘而已。" "我没那么糟糕吧，一般来说先忘记的那个人应该是我。" "懂了，我居然伤到你自尊心了，真是不好意思。可是我当时就强调，我喝多了，据说喝多了干比这更离谱的事也不算稀奇。所以我原谅自己，你也原谅我吧，我真的没办法对你负责，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自尊。" 苏哲再也忍不住了，笑出了声。他平时神情冷淡，就算笑，那个笑意也是浮在脸上罢了，像这样开心一直笑到眼底，那张面孔称得上神采飞扬，让伊敏有点目炫的感觉。她只能移开目光，重新对付狮子头，尽管早已经吃饱了。 "我二十岁的时候如果有你这份果断就好了。你确实很有趣。" "好吧，很高兴我娱乐了你，可是很遗憾你并没有娱乐我。" "真的吗？可是宝

贝，第一次都是这样的，我已经尽可能温柔了。" "我们别玩比赛谁的脸皮比较厚这个游戏了好不好？"邵伊敏只好求饶了，她放下筷子，"这种对话我真的有点受不了。请送我回去，以后再别提这件事，不然我只好辞了家教拉倒。" 苏哲笑着招服务员过来结账："别紧张，你继续教乐清、乐平吧。我不大可能从你眼前消失，不过我猜我能克制住自己别来招惹你。" 走出餐馆，苏哲拉开副驾门请邵伊敏上车，一路上没再说什么。快到师大西门，邵伊敏开了口："谢谢！就在这边停。" "数学系、中文系宿舍应该靠东门比较近吧。" 伊敏想，此人果然是交过师大女友："我想走走。" 苏哲将车稳稳停到西门边，伊敏拉开车门下去，敷衍地对他点下头算是再见，然后大步走进校门。 天气很冷，北风呼啸着刮得人脸生疼，师大校园不算小，从西门走到东门不是一个短距离，邵伊敏并不在乎，她单纯地不想再跟苏哲共处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了。 因为不想多看对面那个男人，她刚才只有不停地埋头吃吃吃，再加上对话来得紧张又费神，此时觉得胃很不舒服，只能把外套裹紧一点，路过篮球场，发现灯光球场正热闹地打着比赛，旁边有不少观战的学生。 眼前这个热气腾腾的场面看着让伊敏觉得温暖，她走过去，把手抄在口袋里看着，意外发现赵启智也在球场上，他个子瘦瘦高高，这么冷的天只穿了短袖运动服，正高举双手防守，同时吆喝着队友跑位。她平时见他多半斯斯文文，倒是没见到过他运动的时候，正看着，身边一个怯怯的声音响起。

第16节：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5)

"你也来看赵师兄打球吗？" 伊敏回头一看，是赵启智的中文系小师妹宋黎，他们见过几次面，但没直接交谈过，每次这小女生看她的眼神都让她觉得很不自在，这会儿同样如此。她简单点点头，继续看向球场。 "我很喜欢赵师兄的文采。" 伊敏没什么反应，宋黎也不管，继续说："准确说，我仰慕他，我觉得以他的才华，肯定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 伊敏只好回头看着她，和和气气地说："我不大懂文学，恐怕跟你讨论不来这个问题。" 宋黎还有很多话想说，但在伊敏这种客气下也说不出来了，她只能在心中再次确认，学理科的女生的确是不一样的生物。 一节打完，球员散开休息了，伊敏对宋黎点下头："先走了，再见。" 她知道宋黎正努力鼓起勇气想对她说点什么，不过她对赵启智没特别的感觉，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鼓励或者安慰谁。站了那么一会儿，她浑身发冷，加快脚步走向宿舍。走着走着，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她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为什么一个现成的大好青年，居然在自己心里激不起半点涟漪。 陡然间她想起某个夜晚某个人的拥抱和炙热的吻，心中重重一荡的同时也重重一惊，这一惊把她吓得非同小可。她硬生生收住脚步，仰头看去，天空冷冷挂着几点寒星。她禁不住在心里呻吟一声，对自己说，这就是犯错误的代价，比吃事后避孕药弄得经期连着两个月紊乱更烦人的代价。 罗音正往宿舍走着，远远看到伊敏时，她对着天空发呆，走到跟前，她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罗音好不惊奇，她的印象里这个室友可不是个爱对月抒怀的人，尤其是这么冷的天。她伸手拍下伊敏的肩，伊敏吓了一跳。 "对不起，吓到你了吗？" "没有没有。"伊敏倒是感谢她这一拍，让自己魂归了原位，不然不知道还得在这傻吹多久冷风，"正想明天应该还是晴天吧。" 判断一个晴天好像不用那样长久对着天空凝望，不过罗音笑笑，不打算管闲事，伊敏从来对所有人友善，可她的距离感

确实让人不会产生和她随意调笑的想法，哪怕在一个宿舍住了快三年。两人并肩走回宿舍。

第17节：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1)

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 伊敏再看到赵启智，决定试一下自己还算不算个正常女生了。当赵启智说起美院正在搞奥斯卡电影回顾，他有同学在那，能弄到票，想请她同去看时，她一口答应下来，赵启智简直喜出望外。 美院离师大不算远。两人约好到晚上七点在南门碰头，然后赵启智骑着辆旧自行车，邵伊敏轻盈跳上后座，两人冒着寒风向美院赶去。 电影展在美院小礼堂举行，里面多的是打扮怪异的男生女生，像赵启智和邵伊敏这样穿得中规中矩，一看而知是别的学校跑来凑热闹的。赵启智是一个跨校文学组织的活跃份子，熟人不少，不断有人过来和他打招呼，直到电影开场。 当天晚上放的电影是《与狼共舞》，这部长达三小时史诗片很合爱热血沸腾的学生胃口。也不知他们哪搞来的原声配字幕拷贝，伊敏英文不差，但也只是词汇量大、阅读可以，她想看这种电影倒是个学习听力和口语的好方法。 电影散场后，赵启智还是骑车带伊敏回学校。已经过了十一点，街上空空荡荡，时不时一辆汽车一掠而过，行人很少，寒意也更重了。 "喜欢这片子吗？"风把赵启智的声音刮得有点零落。 "喜欢呀，故事好看，画面也很壮丽。" "我欣赏邓巴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他很大程度是被印第安人质朴纯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吸引了。这部片子既有写实主义风格，又有浪漫主义色彩，真是难得。" 一上升到这样形而上的程度来讨论，伊敏就有无力感，她习惯于把电影和人生分开看，从来没找到从电影或者小说的微言大义里体会人生真谛的感觉。 她只能用"嗯"、"对"这样的单音节词回答赵启智的观后感，可是这并不妨碍赵启智的开心。他平时见惯了文采斐然、遣词造句务求华丽、看法不走偏锋不爽的各类才子才女，而且他自省的时候，觉得以上毛病自己也挺齐全的，现在看一个女孩子如此冷静不敷衍地听自己高谈阔论，反而更觉可贵。 赵启智一直将伊敏送到宿舍楼下，伊敏对他笑着挥手跑进去，她已经接近于冻僵了，只想，用这种方式确定自己正常与

否，好像真说不上是个好主意。 周六伊敏照常去给乐清、乐平做家教，这次两兄妹情绪相对平静，孙咏芝重新当回了体贴妈妈，中间休息还端了三碗甜汤进来。课上完了以后，孙咏芝和她结算了报酬，约定下学期照样上课。这是寒假前的最后一节课了，她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明天回家。 她正要告辞，乐清巴巴地说："邵老师，我们去打电动吧，我妈要带乐平逛商场买衣服，我没兴趣。" 伊敏有点尴尬，毕竟当着家长被学生约着打游戏似乎不大好。好在孙咏芝并不介意："伊敏，今天钟点工请假，我是打算带他们出去的。如果没什么事，就陪乐清玩玩，晚上正好一块吃饭。" "晚上我还有事不能一块吃饭，"伊敏和赵启智已经约好去美院看最后一场电影，"现在去玩一下是可以的。" 乐清大喜，他早就想和伊敏再较量一下了。大家一齐出门上了孙咏芝的POLO，还是去了那家商场。孙咏芝带了乐平血拼，伊敏带乐清继续上楼。 换游戏币时，乐清抢着掏钱，伊敏拦他："我今天刚领了工资呢，我请你。" "我妈刚给钱我了，还让我别用你的钱，说你勤工俭学很辛苦。"乐清认真地说，"她不说也一样，男生哪能让女生出钱。" 伊敏被逗乐了，眼前十五岁的乐清已经比她高出了半个头，严肃的样子俨然颇有男子气概，可一转眼对着游戏机，就没了矜持，一脸的孩子气全露了出来。 "说好啊，只玩一个半小时，我还和人约好了晚上有事。" "是男朋友吗？" "同学。" "男同学吗？" 伊敏好不吃惊："我还以为这问题只有乐平问得出来呢。是，男同学。玩吧，开始计时了。" "他在追求你吗？" 伊敏警告地瞟他一眼，她从来没打算和学生讨论这类问题。她的眼神很有说服力，乐清投降："好好，不说就不说。" 两人专心开始玩游戏，只偶尔交谈和游戏有关的只言片语。伊敏一边玩一边注意着时间，玩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突然两人同时肩上被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乐平兴奋得两眼放光，在喧闹的环境下扯着嗓子叫："你们猜我刚才看到谁了。" "木村拓哉。"乐清漫不经心把注意力转回游戏。 "什么呀。"乐平插到他们两人中间，"小叔叔带着个美女在楼下买衣服。" 乐清好笑："我以为什么呢？还特地

跑上来跟我们说这呀。" "我逛累了，跟妈妈说了上来找你，就在这里等她上来，我们喝汽水去吧。" "别闹，等这一盘结束。" 乐平探着头左顾右盼："你没邵老师厉害，哎呀，笨，快闪，哈，中招了吧。" 伊敏和乐清习惯了游泳厅里的高分贝电子音乐，对乐平的唠叨却都有点招架不住。她看看腕表，时间也差不多了："不玩了，我请你们两个喝汽水，喝完我也该走了。" 出了游戏厅旁边就是美食城、甜品站，伊敏回头问他们喝什么，乐清已经拿下巴指下空位置："你们坐着，我去买。"那姿势颇有几分帅气。

第18节：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2)

乐平被哥哥照顾习惯了的，一点不以为异。过了一会儿，乐清一个托盘端了好几样东西过来，放在乐平面前的是七喜和一球巧克力冰激淋，放到伊敏面前的是橙汁加一球草莓冰激淋，最后把冰可乐放自己面前。 "乐清你不吃冰激淋吗？" "他嫌腻呢，从来不吃，邵老师别管他。"乐平一边吃着冰激淋一边报告八卦，"小叔叔带的那个姐姐好漂亮。我想让妈妈也给我买那个牌子的外套，她说学生不合穿，我叫她自己买，她偏偏又说，像她那样的半老太太也不合穿了。" 乐清不客气地说："照你吃甜食的劲头，很快会什么也不合穿的。" 两个孩子相貌奇似，但过了初二以后，乐清有又高又瘦的趋势，乐平的身高却不见长，确实有点圆嘟嘟的婴儿肥，不过乐平不在乎，她和乐清早相互打击习惯了。她继续八卦："我喜欢那个姐姐的耳环，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准我去穿耳洞。邵老师，你怎么不穿耳洞？" "我怕痛，不打算试。"伊敏准备快点吃完走人，不料一大勺冰激淋刚放进嘴里，一个人毫不客气坐到了她旁边的空位上，两个孩子齐叫："小叔叔，你怎么来了？" 乐平急问："小叔叔，你带的那个漂亮姐姐呢？"乐清坏笑："平平已经跟我们报告半天狗仔新闻了。" "她走了。"苏哲递张纸巾给伊敏，示意一下她的嘴角。她只好接过来印一下，果然沾了点粉红色冰激淋。 "小叔叔，她是你女朋友吗？"乐平满怀期待地问。 苏哲取纸巾直接伸手过去擦下她的嘴巴："女孩子，太过八卦了不够斯文大方，你只要知道她是我朋友又是女性就行了。" 伊敏将橙汁一口喝完，伸手拎起包："我到时间得走了，乐清、乐平，下学期见。"她转向苏哲，礼貌周全地说，"再见。" 乐清、乐平齐说："邵老师再见。" 苏哲笑着看她笔直走向自动扶梯，旁边乐清鬼鬼地对乐平说："你只知道小叔叔的八卦，不知道邵老师的八卦吧。" 乐平大感兴趣："快说快说。" "邵老师跟我说了，今天晚上有男同学约她。" 苏哲敲一下乐清的脑袋，笑骂："这样议论一个女孩子很没风度，更不用说她是你们的老师了。

你们的妈妈马上上来，在这坐着别走开，我也走了。" 伊敏转到三楼下行自动扶梯时，发现苏哲突然无声无息站到了身边。他个子高，穿着一件蓝紫两色的格子绒布衬衫，配深色便裤，手里拎了件厚外套，脸上是一贯的淡漠。可是伊敏得承认，他长相英俊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有股在人群中显得突出的气质，可能这份淡漠就是太知道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了。 她一向奉行"敌不动我不动"，也保持着直视前方，却正看到孙咏芝拎了几个袋子乘自动扶梯向上而行，她点头致意，而孙咏芝带着错愕的表情也点了下头，同时不赞成地瞪下苏哲，苏哲咧嘴一笑，三人交错而过。 下到一楼，伊敏准备往外走，苏哲拦住她："我送你回学校吧。" "我以为我们刚刚讲过再见了。" "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真巧。走吧，我的车在下面。"苏哲彬彬有礼地说。 他们站的位置正好是一楼的名表区，人不算多，但伊敏感觉看向苏哲这边的眼光不算少，她只好妥协，随苏哲下到地下停车场。苏哲拉开副驾门，她坐了进去，苏哲上车，将外套扔到后座上，发动了汽车。 "以后不用这么客气了好不好？这个城市公交很便利。" "晚上有约会吗，和男同学？" "你只要知道他是我同学又是男的就可以了。" 苏哲大笑："保持这样总能逗我开心的势头，我想我会爱上你。"

第19节：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3)

伊敏想，活了二十岁，倒是头回有人夸自己幽默了，可是对此人良好的自我感觉真是服了："刚刚看到孙姐的眼神没？" "惊奇和警告，看到了。" "我不会喜欢身边有个让人看了会惊奇的人，更别提警告了。" "你也不喜欢生活中所有的意外惊喜吗？" "我对意外的看法一向是惊则有之，喜却未必。"伊敏经历的意外无一例外地让自己难堪，比如从青少年宫学书法出来碰到父亲和另一个阿姨牵手而行；比如半夜被雷声惊醒，惊恐地爬到窗前，却看到某个男人送妈妈回家；比如无意中听到亲戚的议论，看到她又集体静默。 苏哲点头，并无不悦之意："你的防备之心太重，会错过很多人生乐趣。" "让我错过吧。"伊敏微笑，"每周玩两个小时电动游戏，让耳膜被震木，眼睛被晃花，这点代价我付得起也愿意付。至于我付不起代价的游戏，我不玩。" "很谨慎的生活态度，我不赞赏，不过能理解。看来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安排，找一份正当的职业，应该就是当教师吧，嫁一个可靠的男人，过没有任何冒险和意外可言的生活。" 伊敏心惊了，这确实就是她没和任何人讲过的人生规划。她一直是个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并安排好生活的人，并没太大的奢求，只想做老师工作稳定且有假期，于是填报志愿时首选了师范大学。而像她这样长大的孩子又怎么可能不憧憬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呢？可是这一切被眼前这个危险的男人闲闲道出，却显得如此平庸无趣。 "不用激我，我知道我们计划的是一些事，而发生的可能是另一些事，可是那也不代表我会去给自己没事找事。" 苏哲将车突然驶到路边急停下来，转头看她："如果我心血来潮一定要来招惹你呢？" "理由，总该有个理由吧。" "因为你很有趣，这理由足够了吧。" 暮色中苏哲微微含笑，英俊得有点让人窒息，但伊敏让自己正视他："其实我没什么挑战性，几杯酒下肚就和你上过床了。现在也不过是害怕自己成为你魅力下的又一个牺牲品，想索性躲开点求个太平罢了。" 苏哲再次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知不知道你

的口气像是在哄一个蛮横无礼的孩子：哪，这颗苹果有点酸，还是去吃另一颗吧。"他倏地倾过身体，"可是我品尝过你了，宝贝儿，你很甜。" 他的声音低沉柔和，他的脸逼到离她只有不到十公分的位置，淡淡烟草味道和古龙水的清淡气息扑入她的嗅觉，她退无可退，只能苦笑："我以为我们早达成共识了，忘了那件事。" "我的记性一向好，而且我怀疑你也不大可能忘。" 伊敏点头承认："不错，我没忘，所以我更想离你远一点，下学期我换一家做家教好了。"她手伸到车门处摸索开关，"我们现在再说一次再见好吗？" "待会儿吧，"苏哲坐正身体，发动汽车，同时将车门落锁，"不然我又得跟你打招呼：真巧，今天第三次见面了。不逗你了，我送你回学校，这次是哪个门。" "方便的话，南门，谢谢。" 苏哲点头："你赢了，至少最近我不会招惹你了。我表哥和嫂子可能会达成共识，等乐清、乐平初三读完送他们去加拿大读书。所以，接着教他们吧，也许是最后一学期了，我不想让他们觉得生活中没一样东西留得住。" 伊敏无声地笑了，那个上扬的嘴角终于露出了孩子气。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你。看你故作镇定的样子，我总在想，是因为你有一个坚强的神经呢，还是你实在太稚嫩，所以对男人没想法。" "我有个同学，从大一开始研究四色问题的简洁书面证明方法，一直研究到现在，我不认为那个问题多有趣，可是对他来说，那个问题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研究我，不然你会发现，本来只想消遣，却不知不觉变成了执念，多不好。" "仔细想想，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对某个人某样事执著过，也许从你开始也不错。" 可是这句话吓不了伊敏，她明显放松下来，懒懒靠着座椅背上看外面，冬季的夜晚来得迅猛，一转眼天色暗沉，路灯次第亮起。车子很快开到师大南门，伊敏拨动开关，发现门上了锁，回头看苏哲，苏哲笑了："去吧，从好好谈一场纯纯的青涩的恋爱开始，也许能让你开窍。"他开了中控门锁，"再见，玩得开心。"

第20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1)

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 伊敏带着简单的行李，冒着小雪去火车站回家过年。春运期间，从公汽开始就挤满了人，到了火车站，更是人潮汹涌。她上了火车，翻看着赵启智上午送给她的小说《走出非洲》，他轻描淡写地说："昨天看你喜欢这部电影，应该有兴趣看下小说，这本是我很早就买了的，你先拿去看吧。" 昨晚他们在美院看的就是同名电影，还意外碰到了罗音和"戴眼镜的小胖子"韩伟国。这部1986年的奥斯卡奖电影给邵伊敏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影片一开始年老的女主角Karen用沙哑的声音开始讲叙："I had a farm in Africa， at the foot of Ngong Hills…"，她就被深深吸引，当男女主角在高空中握住手，优美抒情的主题音乐铺天盖地而来，伊敏发现自己头一次毫无距离地深深沉浸到了别人编的故事里面。 伊敏返回自己的家乡，没人接她，她也习惯了，坐上公交回到爷爷奶奶留下的宿舍，开门一看，老旧的两室一厅打扫得很整齐，暖气也开通着，不像很久没人居住的样子，不禁松了口气。桌上有张字条是她爸爸留的，大意是趁休息来整理过了，让她回来以后给他打电话，晚上上他那吃饭。 她脱了羽绒服，拎着行李走进自己的小房间放好，然后去洗澡，换好衣服后看看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她当然不会贸然往父母家跑。可是家里固然整洁，但也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 她下楼去超市买东西。老厂区宿舍在市区中心，生活十分便利，可同时也意味着熟人多得抬头就是。这个上班的时间，迎面碰到的基本上是和她爷爷奶奶同龄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才不管伊敏刻意的冷淡，只要一认出她，就一定会停下脚步问长问短。她毕竟从小到大家教严格，是个基本礼貌周全的孩子，没胆子冷下脸不搭腔，只好一一地回答："对，放假了，回来过年。""爷爷奶奶过两天也要回来。""有地方吃饭，不麻烦您了。""嗯，叔叔也会回来。" 一路应酬到厂区外的超市，她的脸不知是笑还是冻得有点木了，只能拿手揉一下，想到回去可能还要这么演上一盘，她连吃饭的

胃口都没了。 本地是不算大的工业城市，风气一向还算保守，而伊敏的父母都有半公开的外遇，一直闹到离婚再各自婚娶生子的，比报纸上的不相干明星绯闻更让人津津乐道记忆深刻，加上住的宿舍区，差不多每个人对她家的故事都耳熟能详。伊敏觉得爷爷奶奶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加拿大定居的，而她也是想摆脱这里才填报了千里以外的大学。她能想象那些老人此时在她身后必然接着在议论："可怜的姑娘。""一个人，爹妈都不管。""跟孤儿差不多了。" 对这些议论和多余的好意，她一向有些哭笑不得，却无可奈何。事实上她从不觉得自己有多可怜，最多也就是和父母不够亲近罢了，可是也只能被动接受众人的怜悯。她直奔超市，按出门前拟的单子把需要的东西买好，拎了满满两大袋子往家走。 "邵伊敏。" 突然一个男声带点犹豫不确定地叫她，她转头一看，眼前一个高个子男生一只脚撑着自行车停在面前，看着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姓名来："呃，你好。"

第21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2)

"真的是你，邵伊敏，"这个男生开心地笑了，下了车将车支好放一边，显然看出她不大记得自己了，但也不介意，"我是刘宏宇呀。" "不好意思呀刘宏宇，我这破记性，刚刚一下卡住了。"伊敏其实记忆力不坏，马上想起就是眼前这个男生，在毕业聚餐喝酒后没头没脑对她说过"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他成绩很好，高分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电子工程专业。 "好久没见了，刚才看到你，我也有点不确定，可是你走路的姿势没变，拎着这么多东西，还是这么大步流星的。"刘宏宇笑得很是明朗，"能碰到你太好了。" 伊敏微笑："是呀，好久不见。" 刘宏宇比高中时期显得眉目开朗，自信果断了很多，伸手接过她手里的袋子放到车篓里："太重了，我帮你送回去。" 伊敏买了小包装的米、面、油再加其他生活必需品，袋子的确沉得已经将她的手勒出了红印，她欢迎这样的帮助。 很快回了宿舍区，照例又是一路客气地打招呼。刘宏宇也不征求她的意见，把自行车锁上，拎了袋子示意她带路上楼。 伊敏开门，请刘宏宇随便坐，然后接袋子放进厨房，开始烧水，总算有煤气可用。刘宏宇打量小小的客厅，居然连电视都没有，他和其他同学一样，略微知道邵伊敏的家事，不禁有点为她一个人孤零零住这里难过，可是伊敏神情坦然，马上让他觉得自己的小伤感来得多余。 他的确悄悄喜欢过这个安静秀丽的同学，也借着酒劲说过自己的年少心事，说完就没有勇气再去看她了。然后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各奔前程求学，伊敏并不和任何同学留地址书信联系，假期很少回来露面。慢慢地跟他也淡了，在北京眼界开阔，但看到青涩少年时期暗暗喜欢过的女孩子仍是开心的。 "我这会儿有事，能不能留个你的电话给我，改天我来找你，这边还有老同学打算假期搞聚会，以前总没能联系上你。" 伊敏并不热衷聚会，但她也没孤僻到一口回绝的地步。刘宏宇从背包里拿个本子出来，写下自己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号码，撕下来递给伊敏，然后请她留下号码。这边没人住，电话早已

经拆机，她也没买手机，只能把楼下小卖部公话号码写给他："我没电话，如果找我，打这个号码请他们叫我吧，只要不是太早太晚都可以的。" 刘宏宇走后，伊敏给自己煮了点面条，对付了一餐。在六人宿舍住久了，她喜欢这么独处的感觉。找出小收音机，装了才买的电池，走进自己的小房间，调到音乐台，半躺到床上继续看《走出非洲》，看了差不多几十页，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直到被客厅传来的声音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客厅透进灯光，她起身走出去，发现爸爸正坐沙发上抽烟。 "爸，您什么时候来的？" 伊敏的父亲邵正森在本地一家化工厂任副厂长兼总工，今年四十七岁，看上去显得成熟干练："下班就过来了，小敏，不是叫你回了上我那边去吗？这里什么也没有。" "我买东西回来了，不麻烦您了。" 她爸爸叹气，眼前的女儿脸型像前妻，眉目却像足了自己，可是那股子冷淡劲就说不清像谁了："至少今天去吃晚饭吧，你阿姨已经做好了。" 伊敏并不固执，乖乖穿上衣服锁门跟爸爸去了他家，接下来几天差不多换着去父母两边各吃了几次饭，同时辅导弟弟妹妹的功课，省得他们找上门来。好在接着爷爷奶奶在她叔叔邵正磊的陪伴下也回来了，小小的宿舍一下热闹起来有了家的气氛。 爷爷奶奶素来疼爱他们一手带大的伊敏，也只有在他们面前，伊敏会撒点娇。邵正磊从读大学到出国留学，再找到工作并在加拿大定居成家，和伊敏见面的时间有限，但也着实心疼这个侄女。他在加拿大做财务管理工作，妻子刚刚怀孕，不适合长途旅行，所以没回来。

第22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3)

爷爷奶奶告诉伊敏，温哥华空气好，环境气候宜人，他们生活得很适应，打算终老他乡了，这次回来就是把必要的手续办完。伊敏有点惆怅，想自己和此地的联系大概会彻底断了。 "反正你毕业了也不想回这里，我们和你爸爸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这个房子卖掉，钱留给你，小敏。"奶奶摸着她的头发说，"他没有意见。" 伊敏对钱呀房子的都没概念，迟疑了一下："都给我，阿姨会不会有意见。"她指的自然是继母。 "这是老宿舍，面积也不大，本地房价又低，卖不了几个钱。他们就没对你好好尽到责任，能有什么意见。"爷爷不耐烦地说，他是比较老派的知识份子，对长子的婚变从来没谅解过，一直拒绝见他的后妻，直到现在见到长子也是不理不睬的没有好脸色。"你和你叔叔好好聊一下毕业以后的打算。 邵正磊非常亲切随和，没有长久不见面的那种生疏感，伊敏自然是如实相告，他说："小敏，女孩子做老师是不错的，不过视野也不妨放开阔一点。现在你英语水平怎么样？" "打算今年去过六级，应该没什么问题。" 邵正磊点头："我刚到北京读大学时和你的想法一样，但接触的人和事多了以后，就觉得天地广阔，可以给自己多点选择的机会。你有没有想过出国深造？" 伊敏没想过这问题，事实上师大虽然也是中部的名校，但毕竟学生大部分从不发达地区过来，没有真正形成留洋的热潮，她老实地摇头。 "你看你爷爷奶奶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读书的天分应该不低，可以认真规划一下自己要走的路，如果有意在毕业后申请国外的学校，叔叔也可以帮你收集资料。" "可是一个师范数学专业，能去国外继续读什么呢，我对纯数学研究也没太大兴趣。" "学数学的转向计算机或者会计、统计都有不错的基础，而且在国外，这些专业职业前景也挺好。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如果觉得自己有能力尝试，就得先把英语关过了，当然现在才开始略微晚了一点，必须抓紧时间才行。" 伊敏郑重点头，她知道叔叔的好意，而自己也突然觉得，好像面前开了一扇

窗，有豁然开朗之感。 寒假过得迅速，其间刘宏宇也打来电话，邀她参加同学聚会，她去了，不过是老套的吃饭加K歌，留在内陆地区的同学和考到大城市读书的同学想法果然大不相同，刘宏宇直言不讳会争取奖学金去美国读PHD，伊敏也没和他们多谈想法，只留下QQ号和邮箱，许诺以后会常联络。 除夕那天，伊敏还接到了赵启智打来的电话，她倚在小卖部窗口，看着漫天大雪，听到听筒里他的那一声"新年好"，没来由地也开心了："你也一样。" "我这边在下雪，很大的雪。" "我这边也是。" 两人同时静默了，耳畔只有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在响。伊敏想，有个来自远处的问候，原来感觉会暖暖的，真不错。 过完年，伊敏先送走爷爷奶奶和叔叔，多待了两天，买到返校的车票，向父母分别辞行，独自上车回了学校。她是行动派，马上找网吧上网查自己要的资料，对留学初步有了概念，就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 刚到学校，伊敏在宿舍接到孙咏芝的电话，她说话有些迟疑："伊敏，我和乐清、乐平的父亲基本达成了协议，准备近期去办离婚手续。我正办理移民，准备带两个孩子去加拿大，让他们换个环境读书。" 这是她的家事，伊敏没想到会听到这消息，可是也大概有数了："苏先生跟我说过，如果孙姐不需要我再给他们上课了，请尽管说。" "两个孩子都很喜欢你，移民办下来需要时间，我肯定会让他们在这边读到初中毕业的，本来很希望你继续辅导他们，不过他们现在迫切的需要倒是加强语言学习了，我给他们找了英语老师。"孙咏芝有点为难地说。

第23节：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4)

伊敏笑了："孙姐，我能理解的，没关系。" "不过我真的不想这么突然断了你勤工俭学的收入，我跟我一个朋友介绍了你的情况，她女儿今年读高二，也想请家教，想跟你约个时间去试讲一下，我先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有没兴趣。" 伊敏其实不大想再接家教了，按她的安排，她这学期的时间应该很紧张，可是现在一口回绝孙咏芝，她觉得未免会让她误会："可以啊，孙姐你让她跟我打电话约时间好了。" "那就好，"孙咏芝如释重负，"另外，不要觉得我八婆，我实在是很喜欢你，所以才不怕冒昧地讲，离苏哲远一点。苏哲很有魅力，人也不坏，但他确实不适合给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当男朋友。" "我和他没交情的，孙姐，那天只是下楼碰到。"伊敏只好撇清自己，想这话虽然不算完全诚实，但也算是比较好的交代了。 其他学生都陆续返校了。中午，伊敏吃完饭回宿舍午休，刚躺上床，罗音进了宿舍立在她铺前拍她，递给她一份报纸。她莫名其妙接过来一看，是本地报纸的副刊，满版的散文："你发表文章了吗？哪篇？" "唉，我的名字现在倒也上报纸，全是跟着记者混的"本报实习生"，喏，你看这个。" 罗音指的是一篇作者署名莫非的文章，题为《寂寞的颜色》，内容是在喧嚣的城市深夜静思享受孤独，听雪花飘落的声音，外加品味一种隐约的相思云云。伊敏一目十行扫完，没感受，只能干巴巴地评论："嗯，挺好。" 罗音笑："你不知道莫非是赵启智的笔名吗？" 伊敏确实不知道，至少赵启智从来没主动跟她说起过。她再看一眼文章，还是讲不出新的评价，只好认输："很好。"将报纸还给罗音。 "哎，怕了你了，你没把这文里的相思和自己联系起来吗？" 伊敏被看文章催来的一点睡意顿时给吓没了，瞪大眼睛看着罗音。罗音暗爽，想这人可算有点正常的表情了。可是一转眼，伊敏笑了："你可真能联想。" 罗音被她打败了："我服了你，中午我碰到启智兄，他让我把这个给你的。"她把报纸拍给邵伊敏，表情分明是觉得赵启智这番俏媚眼算做给瞎子看

了。 伊敏只好说："谢谢你，罗音。" 她把文章从头到尾再看一次，除了两地下雪这一点似乎勉强与自己有点关系，她还是没能把文章和自己联系起来，这么含蓄的表达让她不知说什么好，她觉得正常的反应好像应该是感动，可是实在调动不起感动的情绪，也只能把报纸折好放到枕边，继续午休。 罗音躺到床上，心里只念"多情却被无情恼"。她倒没那么多义愤为赵启智抱不平，实在是有点犯愁自己该怎么和韩伟国保持距离。没错，他对她很好，为了追她甚至不顾家里想让他回浙江的要求，投考的是本地理工大的研究生。她有点感动，可就是对他完全没恋爱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她觉得自己跟邵伊敏好像同样无情，可是自己的"无情"到底还是有些不忍韩伟国的"多情"，算是"无情也被多情恼"了，比不上邵伊敏那样完全心无挂碍的"无情"。

第24节：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1)

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 刚开学就赶上情人节，这一向是恋爱没恋爱的学生集体蠢动的日子。 李思碧对着镜子细细化妆，她是公认的中文系系花，个子高挑，明眸皓齿，轮廓鲜明，一头卷发十分妩媚。她的追求者一向甚众，今晚没有安排也就怪了。才失恋的陈媛媛躺在床上发呆，自认为很有触景伤情的资格。另两个女孩子一个是中文系的刘洁，一个是数学系的江小琳，她们俩和邵伊敏一样，眼下没有正式的男朋友。最奇怪的是罗音，正神思不属地胡乱翻着本书。 李思碧对别的女生多少有点高高在上俯视的味道，不过她还是很喜欢罗音的："哎，韩伟国不是约了你吗？你怎么还一副没着没落的表情，连衣服也不换。" 除了邵伊敏根本听而不闻，宿舍里真正没着没落的几个闻言各自愤愤，可是也没人敢公然做酸葡萄状说什么。罗音叹口气："就是提不起精神呗。" 罗音和韩伟国约会了几次，她承认这是一个聪明的男生，对自己也足够体贴细心。但她对着他没有心跳、没有意外的喜悦、没有刚刚分手就开始的想念。她没有真正恋爱过，可是她以为这些应该是恋爱必然有的体验，今天虽然也接受了韩伟国的邀约，但还真是没有什么期待。 冬季天暗得早，黄昏时宿舍楼下已经来了好几拨抱玫瑰的男生，最耸动的当然还得属李思碧的追求者，一个外校有钱学生，让家里司机开着车拖进来超大一捧玫瑰不说，还很卖力地在宿舍楼下用蜡烛摆了个心型图案。可惜冬日风大，他和司机弯腰在那满头大汗一支支点蜡烛，这个过程着实说不上有型，反而很有喜剧色彩，楼上楼下的看客一边鼓噪，一边大笑，把一点浪漫气息全给弄没了。再过一会儿，校保卫处来了人，毫不客气地勒令马上熄掉免得引起火灾。李思碧哭笑不得，不过还是在众女生羡慕眼光下，脚步轻盈下楼上车绝尘而去了。 电话响了，罗音离得最近，懒懒伸手拿话筒，然后叫："邵伊敏，电话。" 伊敏已经到食堂吃过了晚饭，这会儿整理好了书包，正准备雷打不动地去自习，她接电话："你好，哪

位？" "一个可能不受你欢迎的人。"苏哲的声音低沉悦耳地传了过来，"我这会儿在你们学校东门这里，捧着大把的玫瑰花，要我送到你宿舍来吗？" 伊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拿着听筒想了下："算了，不劳你的大驾，我过去。"她可不要出这样的风头，拎了书包出宿舍向东门走去。 苏哲的车停在东门对面马路边，他穿着一件棕色软牛皮夹克，深色便裤，正靠在车外抽烟，北风将他的头发吹得有些零乱，路灯下那张带点寂寥神情的脸英俊得让人屏息。伊敏只能暗自承认，生活的确说不上公平，有时一张面孔的说服力胜过了万语千言。 他两手空空，伊敏当然也没傻到相信他真会干出捧玫瑰花肃立街头这么幼稚的事情来，不过他就算这样空着手真站到她宿舍下面，大概引起的轰动也不会亚于那个可笑的点蜡烛场面了。 "情人节居然也老实待在宿舍里，不是让你去好好谈一场校园恋爱的吗？"苏哲扔掉烟头，不赞成地看着她。 "所以你特地来拯救我吗？" "没错，这样你到老了回忆起来才不至于追悔，在最可以犯错、轻狂的岁月，居然过着最乏味的生活，实在是浪费了生命。" "你如此有舍身普济世人的情怀确实让我感动。"伊敏无可奈何地说。 苏哲笑了，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门："上车吧，我带你出去转转，我们从最幼稚的事开始做起，给你好好补上一课。" 师大以美女多闻名本市，附近学校学生爱往这儿扎的大有人在，更别说社会上的有钱人，眼下东门这边各种车子靠路边停了一大排，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而苏哲又着实太过醒目，不少过路女生已经开始对他行注目礼了， 伊敏迟疑之间不经意转头，居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赵启智正站在不远处，带着惊讶和不可置信看着她，两人视线相接，他匆匆转身走了。伊敏注视那个瘦瘦高高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静默了好一会儿。苏哲并不催她，只安静看着，她回过头，也不看他，牵动嘴角一笑，上了车。

第25节：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2)

苏哲上车，拿过伊敏搁自己腿上的书包，皱下眉："这么重，真是个好学生。"顺手扔到后座上。他发动车子，"不问我们去哪儿吗？" 伊敏懒懒靠在椅背上："问不问好像没多大分别，反正已经上了车。" "你倒是很能随遇而安，我喜欢你这样不跟自己纠结的性格。" "谢谢你的赏识。" "昨天见了乐清、乐平，他们很不开心，都不希望换老师。" "会过去的，我是说他们的不开心。如果要去加拿大念书，那孙姐的安排是对的，打好英语基础去那边适应起来会快很多。"车开了一会儿，伊敏渐渐觉得车内暖气热度上来，她解开羽绒服，取下围巾。 苏哲摇头："小孩子才不管什么样的安排算理智，他们只知道生活的变化一个接一个，让他们只能被动接受。" "恐怕不光小孩，每个人都得无能为力接受某些事。" "你是说现在的你吧，"苏哲笑了，"在我眼里，你也是个倔强的孩子。可是放心，我现在强加给你的，你日后会感谢我。" 伊敏被这样自恋的口气生生给逗乐了："谢谢你照亮了我灰白暗淡的生活，如果没有你，我想象得到，我的未来必定就是个古板的老处女，没朋友没恋人没人生乐趣。" "那倒不会，伊敏，你有幽默感，这一点足够保证你未来的生活不会乏味，不会没有乐趣，可是你大概很难体验到激情。" 激情是伊敏感到陌生且抗拒的一个字眼，她不知道她的父母各自不惧流言不理会旁人议论，坚决拆散家庭然后重组的举动算不算受激情驱使。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平时处事为人理智，然而一惹上激情，大概理智就只能让位了。 "我不认为那会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损失。" "只有真正体验过，才有资格说这话。"苏哲注视着前方，稳稳把握着方向盘。 "我实在是不懂了，苏先生，就算我的人生残缺无趣吧，关你什么事，需要你这么肉身布施来关怀我？" "我早说了，我就是喜欢你的有趣，让我重新有了追求的冲动。" "你的趣味很特别。"伊敏干巴巴地评论，不再开口。 苏哲也不说话，只将车上音响开大一点，恩雅似梦似幻的歌声流淌出来。车子顺着公路驶向前方，

慢慢周围越来越黑，大灯将前面照出一圈光明，更衬得稍远是不可知的道路。伊敏倒觉得平静了，不知道是因为歌声下的这种寂静还是突然对自己所有坚持的不确定。 她在大部分时间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准备去做的又是什么。和叔叔谈过话后，她基本重新确定了选择，此时书包里放的就有计算机教程和英语托福考试辅导教材。然而面对完全不明的方向和身边这个一再扰乱自己心境的男人，自我置疑让她年轻的心首次有了一点疲惫。 苏哲侧头看她，那张秀丽的面孔带点迷惘，眼神飘向远方，不同于平时的镇定自持，他的心有点些微的牵动。他一向对自己诚实，决定要做什么也从来不悔，这会儿却有点不确定，打破这个女孩子的平静是否能算明智之举。 捷达车的避震并不好，车子似乎离开了公路，越来越颠簸。苏哲停下车，走过来给伊敏拉开车门。她下车，寒冷的风呼啸着扑面而来，让她打了个冷战。她裹紧自己的衣服，环顾四周，发现此时车停在一个湖边，脚下是凹凸不平的泥土路，放眼看向前方，暗沉沉湖水轻轻拍击着岸边，半人高枯干的芦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天空中有几点繁星，明亮得不可思议。 "这是哪里？" "郊区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其他季节会有很多人来观鸟。" "干吗带我来这儿？"

第26节：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3)

"我说了，我们从最幼稚的事干起，来看看城市里看不到的星星。"他开后备箱，拿出一个望远镜给她，指给她看天空，"看，那就是猎户座，冬天北半球天空最耀眼的星座。夏天天空繁星密布，比较好看，可是只有在冬天，才能看到这么明亮突出的星光。" 伊敏举望远镜看向天空，她对天文并无概念，只觉得这几颗星挂在冬日暗蓝色的夜空，显得寂寥高远。这时一群鸟拍着翅膀出现在望远镜视野以内，这样暗夜飞行，但它们的姿态却自有一种从容不迫，她的目光追随着它们的身影消失在天际黑暗之中。 "应该是北飞的候鸟经过此地，春天快来了。" "多美，我喜欢它们挥动翅膀的样子。"伊敏低声说。 苏哲从她身后环住她，指向天空："这是猎户七星中最显眼的腰带三星，不过猎户座最亮的应该是参宿四和参宿七，喏，就是猎户的左肩和右脚。猎户座下方那颗是天狼星。如果我们凌晨来，可以看到北斗七星。" 他的声音低沉柔和，在呼啸的北风中仍然清晰稳定，一个字一个字送入她的耳中。她放下望远镜，直接望着天空，那么无垠辽阔，面前是暗夜里看不到边际的一片湖面，四周安静得只有呼呼的风声刮过，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自己和身后这个温暖的怀抱。 "你带多少女孩子来看过星星？"伊敏冷不丁问。 "你真会煞风景，"他呵呵笑，"不，我不需要这么追女孩子，所以我一直是一个人来这里。" 伊敏不再说什么，将望远镜递还给苏哲，苏哲返身将望远镜扔到车子后座上，然后重新回来抱住她："冷不冷？" 他的手臂有力，他的脸离她很近，他的身上带着点淡淡烟草味和皮革味，这个混合的味道她并不反感。她仰头看着他，一双眼睛亮如寒星，嘴角微微上挑，笑了："冷，可是我印象很深刻。你赢了，我猜以后的日子，我会记得你给我的这个情人节。" "我赢了吗？其实我并不确定。而且，我要你记得的可不止是这。"他俯下头，吻向她的双唇，那里已经冻得冰凉。他细细品尝着她柔嫩的嘴唇，一点点深入掠夺攻陷着她，她只有牢牢搂

住他的身体，努力支撑自己软弱地靠在他怀里才不至于倒下。 这一次我没有任何借口了，她意识模糊地想。 这个吻持续了多长时间她不清楚。她只知道，清醒过来她已经回到了车里，脱力般坐在副驾座上。 苏哲发动汽车，开得不同于来时的平稳，她仍然并不关心他在开向那里，只茫然看着车窗外黑暗中景物飞快向后掠去。 慢慢地窗外灯光多了起来，路边出现了行人，苏哲将车停到师大东门外，转头看呆呆靠在椅背上的伊敏，伸手替她将搭在额头的一绺头发掠开。 "只是一个吻，不用这么天人交战吧。" 伊敏伸手抚摸自己微微肿胀的嘴唇："我怕的不是吻，甚至也不是和你上床，我们已经做过了不是吗？我怕的是身体失控之后心也失控的感觉。所以，"她定定看向他，"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苏哲微笑："你对我很坦白，但对你自己不够诚实。欲望并不是件可耻的事情。" "欲望当然不可耻，可是听任欲望驱使就可耻了。"伊敏伸手拉开车门下车。 苏哲跟着下来，将她的书包递给她："那么设想一下，你会谈一场什么样的恋爱。没有激情，只有相互的好感，拥抱起来身体不反感就觉得已经足够，接吻浅尝即止，一切都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以内，这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我不知道。"伊敏疲惫地说，"我对男人没那么远的想象力，可是你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不确定我要得起。" 她背上书包，大步穿过马路，走向师大大门，苏哲立在车边注视她，他拿出香烟盒抽出一只，背风点燃，直看到那个寂寥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才回身上车。 开车回来时，有一瞬间他是准备带她回家的，可是那个完全茫然的脸让他改了主意。他再一次不能确定，是否应该打破她的平静。

第27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1)

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 情人节这天的校园似乎比平常来得安静，伊敏漫无目的随意走着，既不想回宿舍面对室友，也无心去自习室做完给自己规定好的功课。 那个吻如同一个烙印，重重烙在了她的唇上。她坐到路边长椅上，仰头看向天空，仍然可以看到那几点星光，可是的确没有刚才湖边那边耀眼。她为这个联想而恼火，同时又提醒自己：嘿，难道往后的日子，看到星星就得起某种联想吗？ 然而能让她联想到他的何止是星星。 她坐到浑身发冷，才走回宿舍。宿舍里只有陈媛媛一个人，正半躺在床上吃着零食看小说，眼里含着泪光，不知是在借书中哪个人物的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 她洗漱上床，就着台灯看一向最能催眠自己的数据结构教材，准备把自己早点送进梦乡了结这样的一天，可是一向良好的睡眠今天背叛了她。对面下铺陈媛媛吃零食的声音已经很扰人了，然后刚有一点睡意，就陆续有室友回来，交换着情人节的感想。 等到罗音回来时，另几个女孩子一齐拷问她都有哪些节目，可是罗音情绪并不高，只敷衍地说"困了困了，早点睡"，伊敏简直想感谢她了。室内终于陷入了黑暗和安静，她睡着了，睡得并不安稳，做着莫衷一是的梦。 第二天一早，一夜未归的李思碧轻手轻脚走进了宿舍，一向快人快语的陈媛媛吹声口哨："情人节快乐。"宿舍几个女孩全都笑了。李思碧并不在乎，她一向非常安于自己比别人来得醒目这个事实，只掩口大大打了个哈欠。 伊敏起床洗漱，整理好书包，提了开水瓶去打开水。罗音和她同行，闲闲地说："昨天你出去以后，赵启智打来了电话找你。" 她简单"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可是心里还是飞快闪过了一个念头，如果早一点接到赵启智的电话，昨晚的事应该就不会发生吧。一时间，她的神情有些恍惚。 罗音看到她这样的神态，略有点诧异，不知怎么，她觉得邵伊敏尽管举止和平时无异，但整个人都有点不同于平常，可是她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她有好奇心，不过向来并不爱八卦管闲事搬弄是非，现在只想，

这个恍惚的神情看起来不像是为错过了一个约会而惋惜，启智兄的一番良苦用心恐怕是落空了。 情人节，她想，都是情人节闹的。罗音昨晚过的是一个最大众化的标准学生情人节，直到今天醒来还觉得烦闷。 她跟韩伟国出去吃了肯德基，然后看电影。她既不反感肯德基，也喜欢看电影。然而放眼看去，满街都是和她节目一样的人，到了电影院更是人满为患。她站得开一点，看韩伟国挤在人流中排队买票，突然深深鄙视自己：我不过是不想在这么个日子一个人待宿舍里罢了。深夜韩伟国送她到宿舍楼下，一路握着她的手，她很想缩回来，可是又有罪恶感，只好对自己说：好吧，换个时间，一定要和他讲清楚，不能再这么拖泥带水误人误己了。 赵启智的烦闷比罗音来得强烈得多。他一向觉得情人节是个恶俗的噱头，先不提他所厌恶的西方文化侵蚀这样的大背景，各路商家攒劲造势的劲头就已经把原本属于私密感情的事弄成了一场赤裸裸的炫耀狂欢。 可是架不住小女生看起来好像全好这一口，虽说邵伊敏看着理智，但到底也还是个女生。他决定向世俗屈服一次，精心安排了晚上的节目，打算跟邵伊敏直接表白。

第28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2)

开学之初，他有点忙碌，只能请罗音帮着先把发表了自己文章的报纸带过去，下午因为处理学生会的事情耽误了一会儿时间，看天色不早，也不屑于站在女生宿舍楼下，于是走到了东门那边，拿手机打过去。罗音接的电话，听到是他找邵伊敏，念出越剧对白："梁兄，你来迟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想不明白平时明明和任何男生没有多余话说，用罗音的话讲，"生活得比修女还有规律"的邵伊敏怎么会在这一天接到电话就出去了。他站在东门外，正转着念头要不要去自习室看看，却看到邵伊敏大步穿过马路向自己这边走出来，没等他惊喜，她走向了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捷达，捷达车的主人正靠着车门抽烟，那个人实在太过突出，他一眼就认出曾在理工大后山上见过，当时伊敏的说法是"学生的亲戚"。 伊敏穿羽绒服、牛仔裤加球鞋，背着个大大的书包，打扮和她平时去自习室没有两样，看着并不像是赴一个情人节约会。他隔得不算近，暮色中只能看她仰头看那个男人，他们交谈了几句，那男人拉开副驾车门，示意她上车，她突然转头，正碰上他的视线，他只能匆匆转身走掉。 在外无目的闲荡了一大圈，回到空荡荡的宿舍，他不可避免地失眠了，各种念头翻涌，他想，他和邵伊敏大概就得算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赵启智表面倜傥，也愿意大家认为他清高远离世俗，但骨子里是个明智而脚踏实地的人。他接受本校的保研，选择了新闻学，照罗音和文学社其他人的共同说法，当然就是放弃了文学梦。尽管小师弟师妹们对他的文学才华依然推崇备至，但他对自己基本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具备才思，但欠缺天分，不大可能在文学这个天才和灵感比训练更可贵的领域有很大发展。 他也多少对小师妹们迷恋的目光有点看腻了，不再热衷和她们辩论那些虚无的风花雪月问题。他将目光投向看着冷静的邵伊敏，想这样理智的女孩，又秀丽又没有虚荣心，看着纯洁如同一张白纸，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对象。热不热爱文学有什么关系？ 有人

追求邵伊敏他不会震惊，可是她会在情人节这天上一个男人的车，就和他之前的认知差得太远。他有点心灰意冷了。 第二天傍晚，赵启智接到伊敏的电话，她声音平和坦然："赵启智你好，书我看完了，现在方便还给你吗？" 他想自己一个男人，好像没必要小气，也同样声音平和地跟她讲好地点。 伊敏背着个大书包，到了约好的多功能体育馆边，体育馆边种有上十棵梅树，这会儿差不多过了盛开时节，但残花仍是隐有暗香。她将书递给先过来的赵启智："谢谢，我看完了，很不错。" 赵启智觉得拿了书掉头便走未免有失风度，随口问："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可能女生会更喜欢电影那样的表现手法一些。" "刚开始看觉得平淡，可是认真看下去，感觉还是很丰富的，确实像你说的那样，更多是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感悟，不局限于一段爱情。"伊敏微笑，"电影把爱情升华浓缩了，而且，男主角又那么有魅力。" 赵启智也笑了，想到昨天看到的那个帅得过分的男人，不禁暗自嗟叹，原来看着这么理智的女生也会迷上一张面孔："Sydney Pollack是个好导演，但如果没有原作丰富的文学基础，电影不可能传递这么多的人文气息。当然Robert Redford很帅，罗音也很迷他。" 伊敏喜欢的其实是那个个性不羁的角色本身而不是演员："电影画面感自然比小说来得丰富，可是小说里内涵其实更广泛一些，爱情在小说里只是作者生命的一个激越。"

第29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3)

赵启智任社长的文学社有个怪才，读化学系的二年级学生，写出的东西犀利和文采都让他这个中文系学生暗自惭愧，他早就不敢小瞧理科生的的智慧："说得很对，文字的力量就体现在这里。电影揉进去了更多对女主角传奇色彩的渲染，再加上一向的好莱坞路线，把爱情提升成当然的唯一主题。" 伊敏若有所思点头："我阅读范围还是太狭窄了。好啦，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走了。" "等一下。"赵启智将手里的书递给她，"这书送给你吧。" 伊敏略为诧异，赵启智自嘲地一笑："其实是那天特意去书店买的，"他没说为了让书显得不太新，他在宿舍狠狠把书好一通来回翻腾，"拿着吧，没别的意思。这书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我都早看过，留着也没有用。" 伊敏心里不能不感动了。她想：如果没有昨晚，和眼前这个人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现在他心有介蒂，而自己心绪混乱到只能不去多想，更不可能坦然接受他的感情了。 竟然就是错过了，而且这样的错过对自己来说，差不多就是无可挽回的，已经没有任何重回纯真幼稚的路了。她珍重地接过书， 昏暗灯光下两人视线交接，赵启智看到的是她微带迷惘的表情，素日清澈的眼睛带了点雾气，狠狠牵动了他的心。 周六上午，伊敏在宿舍接到孙咏芝朋友方太太的电话。方太太声音颇为强势："咏芝的推荐，说你是师大数学系高材生，我是信得过的，不过还是想听你试讲一下，最好是上午过来。" 伊敏不想拂孙咏芝的好意，于是和方太太约定上午十一点过去。 方太太的家就在孙咏芝家旁边的一幢高级公寓楼，看环境和那边应该是不相上下，她家装修更是看着豪阔，处处传达着"主人有钱"这个信息。 但伊敏对这家人第一印象欠佳。方太太据孙咏芝介绍应该和她同龄，但已经中年发胖，还偏偏没有胖人一般会有的慈善相，目光十分苛刻；瘦弱得像没发育的女儿看上去实在不像高一学生，倒是不叛逆不顽皮，就是样子木讷得让人吃惊，跟她讲什么都是茫然地"嗯"一声，伊敏很怀疑她有没有真正理解甚至听进去她

的讲课。接着男主人方先生突然回家，大感兴趣地上下打量她，那样子真称得上目光灼灼。然后方太太防贼般在旁边咳嗽一声，她马上决定还是别做这个家教了。 方太太没想到方先生会这个时间突然回家，她对老公的操守评价极低，心想，请这么秀丽的年轻女孩子做家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可是碍于孙咏芝的大力推荐，只好没话找话，想让她自己知难而退。 "我家小静准备读文科班，虽然在数学方面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我很希望请的家教能让她的数学成绩跟上进度，不拖总分的后腿。" "那要注意改进学习方法，争取先把课本上的知识掌握牢。" 方先生把玩着手里的奔驰车钥匙，在旁边说："邵小姐是师大学生喽，现在念几年级？" "三年级。"伊敏看方太太神色已经不豫了，直接对着她说："我觉得您的女儿学习能力并不差，而且又读的是重点学校，现阶段可以以跟上学校进度、重点消化老师讲的内容为主，好像没必要单独专为数学请一科家教。" 方太太简直感激她的说辞，笑容马上亲切了许多："也对也对，邵老师，真不好意思麻烦你特意来一趟。" "没关系。"伊敏快速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告辞，方先生只好自顾自进了自己的书房。他一走，方太太倒起了和伊敏攀谈的念头。 "你教孙咏芝的双胞胎好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家的事你也知道吧？" 伊敏没想到打听八卦打听到她的头上了："不清楚，我只管上课，上完课就走了。"

第30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4)

"她离婚了，准备带孩子移民去加拿大，房子车子都准备卖掉，不过她家老林还算厚道，听说给的赡养费不薄。" 伊敏只笑笑，将最后一本书放进书包："方太太，小静，我先走了，再见。" 方太太很遗憾她不肯配合自己谈点隐私打发时间，不过还是很高兴不费力气打发了这个一看就让她没法放心的家教："再见，以后有需要再找你，邵老师。" 伊敏出了公寓，天气阴沉得厉害，已经飘起了小雨。她没拿伞，止步想着要不要找间网吧接收一下邮件，也顺便避下雨。叔叔走前告诉她，会经常给她发些资料过来。 一辆黑色奔驰无声无息开过来停在她身边，车窗玻璃降下，方先生对她微笑："邵老师，下雨了，要去哪里，我送你吧。" 伊敏摇头："谢谢你，方先生，我等人，再见。" 方先生没料到她拒绝得如此干脆彻底，一时居然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恰在此时，一个变声期的嗓子叫："邵老师。" 伊敏回头一看，是林乐清，一个假期没见，这孩子似乎又长高了。乐清对她眨下眼，转头看向方先生，笑眯眯打招呼："方叔叔，你好。" 方先生好不尴尬："你好，我有事先走了。"他升上车窗。一溜烟开走了。 林乐清咧嘴笑了："方文静的爸爸还真是……"摇一下头，显然对他的评价也不高，"他在跟你搭讪吗？" "你懂什么叫搭讪。"伊敏心情大好，"怎么在这闲逛，下午不用上课？" 乐清拉下了脸："我准备逃课，我讨厌新英语老师。" "你当着老师说逃课，很不给老师面子呀。" "邵老师，你怎么在这里？"林乐清试图转移话题。 "你妈介绍我给方先生女儿做家教，刚试讲完。" "方文静？"乐清又咧一下嘴，"她有轻度抑郁症，吃了药以后，成天跟梦游一样，你跟她讲课，白浪费了你的口水。更别说她爹根本就是一色狼了，好在他平时不怎么在家，方文静妈妈又特厉害，有她在旁边盯着，危险不大。"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八卦？" "我们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再加一个中学，她只比我和平平大两岁，和平平还挺要好的。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乐清鬼鬼地笑，"邵老

师，我们去打电动游戏吧。" "不去，我没当你老师了还带你去逃课打游戏，你妈不跟我急才怪。" "没劲，我自己去了。"乐清不满地说。"你妈同意了吗？" "当然……没有。" "那你老实回家，下次离家出走逃课的话，记得别跟熟人打招呼了，不然一样被逮回去。" "我刚帮你摆脱了色狼好不好，"乐清嬉皮笑脸，"这样吧，我好不容易溜出来，去那边小牛面馆吃碗牛肉面当放风行不行，我请客，吃完我就回去。" 面馆不算远，到了地方伊敏大吃一惊，不算起眼的小小一家店面跟前排了老长的队，她喃喃说："一碗面而已，换一家吧，浪费时间。" "还有人专门开车来吃，我和平平都喜欢，待会儿给她打包一份回去，邵老师你赶紧去占座。" 伊敏很不以为然地走进店堂，里面已经坐满了食客，好不容易在墙角找了个空位置坐下，她拿出托福词汇来默记。过了好一会儿，乐清端个托盘进来，放到她面前，看见她手里的书，做擦冷汗状："邵老师，你想言传身教我能理解，不过也不用这样来寒碜我吧。" "少贫嘴，我订了计划，这是今天必须做完的功课。"她收起书，发现面前摆的牛肉面确实看着非常诱人，满满一个大海碗，牛肉切得整整齐齐码在上面，汤上泛着点红油，撒了翠绿的香菜，闻着香气扑鼻。

第31节：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5)

"你的微辣，我的特辣。"乐清大口吃了起来。"怎么样，味道很好吧。" 伊敏吃了几口，点头承认这么多人排队还是有道理的。可是如果换她一个人，她才不肯来浪费这时间。 "你刚才是准备一个人出去打游戏吗？" "那倒也不是，就想出来走走透口气。" "你替你妈想想好不好，出来玩会儿没问题，但跟她打声招呼很费事吗？" "我要打了招呼，她肯定要陪我一块去。" "没那么夸张吧，难道你这么大个人会走丢了？" "你不知道，我妈现在关心我和平平关心得密不透风，早上送我们上学，下午接我们放学，每天亲自给我们准备早餐。我们稍一皱眉，她就要和我们谈心。我们自己待一会儿，她就会进来问我们有什么心事，还说要请心理医生咨询。再这么下去，她不疯，我和平平先要疯了。" 伊敏习惯独立了，听了这话倒是很能理解："我猜你妈妈就是比较紧张你们，如果不喜欢这种相处方式，可以好好和她谈。" "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谈，拒绝她的关心吗？算了，我妈也可怜，一个人又要管我们又要办移民那些破事。"乐清摇头，眉头皱得紧紧的，"我还是不给她添堵得了。" 伊敏并不愿意介入别人的生活，不过眼前这个漂亮男孩子的心事还真是触动了她："别犯愁，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你妈妈需要的是时间。你和平平应该主动向她证明，你们能够照顾好自己，这样才能解脱她也解脱你们自己。" 乐清点点头，继续吃面。两人吃完，走出面馆一看，不禁吃惊，外面雨突然下大了，屋檐下站了好多避雨的路人。 "糟了，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躲会儿雨再回去，要不妈恐怕会抓狂。"乐清跑隔壁副食店打电话，伊敏犯愁地看着天，再左右看，希望附近能有网吧。 过一会儿，乐清走过来："邵老师，我妈一会儿来接我呢，我让她给你拿把伞过来。我去给乐平打包一份面。"

第32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1)

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 "小叔叔，你怎么来了？" "你失踪了，你妈急坏了，给我打电话让我出来找你呢。还好你还知道打电话回去，以后别玩这样的出走游戏了行不行？"苏哲从捷达下来，站到他们面前，天气依然寒冷，他却只穿着白色衬衫加牛仔裤。 乐清没好气地说："小叔叔，我跟妈都说了是放风不是出走，要出走的话我至少会带上我的存折，里面的钱够我花一阵了。" "这个问题晚上我们好好谈谈，现在上车。"他目光扫向邵伊敏，"邵老师，你也上车吧，我送你，雨太大了。" 乐清已经拉开了后座门，伊敏想再拒绝未免显得可疑了，只好上了车。 "哎，邵老师，下周你来给方文静上完课就跟我一块去打电动好不好。" "方太太没看中我，我失业了，没钱跟你打电动了。"伊敏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乐清当了真。 "虽然不用教方文静我觉得是好事，也省得再招上她的色狼爹。可是……你会不会没钱交学费没钱吃饭什么的，我可以借你的，我有钱。" 伊敏投降："对不起，刚才跟你开玩笑的。我学费已经交了，饭卡也充够了钱，不会饿肚子的，谢谢你，乐清。打电动游戏嘛，得等我有空，你妈也准假再说，偷跑出来就免谈了。" 乐清拉下脸来，她有点不忍："这样吧，你问问你妈，如果她同意，那今天下课后我们可以去玩一会儿。" 乐清马上找苏哲要手机，苏哲已经将车开到楼下："快点上去，人家英语老师已经来了。我代你妈批准了，不过你得答应这种不打招呼的放风以后不会再发生。" 乐清笑眯眯点头："邵老师你跟我一块上去吧。" "我得找个网吧查点资料再过来，现在不上去了。" 苏哲开了口："我带邵老师去我办公室上网好了，待会儿送她过来。" 乐清满意地点头下了车。苏哲回头看着伊敏："真碰上色狼了吗？" "乐清夸张呢，什么色狼。"伊敏发愁地看看窗外的雨势，"办公室？不大方便吧。我还是去网吧好了。" "雨太大了，我那边上网很方便，而且我正好也得去办点事。"苏哲浅浅一笑，"放心，你不愿意，我不会碰你的。" 伊敏苦笑，迟疑一下点

点头。苏哲发动车子，开到市区一处高档写字楼地下停车场，刚下车，他手机响了，他说声"对不起"，一边锁车门一边接电话。 她避嫌地走开几步，但地下车库十分安静，他的声音仍然清晰传了过来。 "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慧慧，接受现实，我不喜欢复杂的关系，也不喜欢旧事重提。" "请柬？好吧，不用特意送过来，寄给我吧。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会参加你的婚礼，送个大红包。"他带着笑意说，"可是你这么任性，对你以后的生活没有好处……好的，再见。" 他讲完电话走过来："上去吧，电梯在这边。" 苏哲的办公室在二十五楼，门口挂着朴素的牌子，写明是某外资保险公司中部代表处。进去一看，办公室是个大的套间，外面是一个接待区加一个半圆形一人座办公区，放着电脑、传真、打印机。 苏哲过去开了机："你用吧，我在里面，那边有水，想喝自己去倒。" 办公室开着中央空调，伊敏脱了外衣搭在旁边，上了自己基本没怎么用的QQ，然后进了邮箱，果然收到了叔叔发的邮件，她将有用的资料存进随身带来的U盘，正在浏览叔叔介绍的网站，QQ上亮起添加请求，一看资料，是刘宏宇，连忙加了。 "嗨，真难得碰上你。" "我很少上的，正想问问你托福考试的情况。" "你也有出国的打算吗？" "想试一下，可是准备得有点晚了，不知道能不能过今年八月的托福。" "如果想突击一下，可以上新东方的暑期强化班，另外我也可以给你寄点资料过来，其实我算走了弯路，去年先过的托福，应该先过GRE的，先考G再考T，容易得多。而且GRE的成绩五年有效，托福只有两年有效期。" "我准备申请加拿大的学校，过托福就可以，也没时间准备GRE了。" 刘宏宇给她介绍了好几个大的BBS，告诉她这里留学资讯比较多，很多人会介绍自己考试、准备资料、申请奖学金的经验，也有人晒自己收到的OFFER，并感叹出国这个念头占据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好像整个生活就在围绕这个目标转动了，"连陪女朋友的时候，都在想这件事"。 伊敏和他有同感，两人聊了几句，道了再见。她下线，退出邮箱，清除了自己上网的记录，关上电脑，拿出自己的书专心看起来。 苏哲任职这家外资保

险公司的中部代表处代表，说是代表处，其实除了负责的他，另外只有一个秘书。此时国内还没开放外资保险进入的政策出台，但对中国市场怀有企图心的各大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各自布局。苏哲去年留学回国?后，因为在本市的背景，一经介绍就被总公司看中，派来担任了这个职务，负责先期的筹备和目前的运作。 他处理好自己的邮件，看看时间，走了出来，发现她正捧着书看得心无旁骛。从他这个角度看过去，可以看见她神情专注，细密纤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微垂的颈项带着一个美好的弧度。他注视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走了吗？"

第33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2)

"当然。"伊敏收起书，起身将椅子移回原处，顺便看看窗外是不是还在下雨。她头次站得如此高看这个城市，不禁有点惊奇。雨似乎停了，淡淡雾气下，这个城市显得迷蒙，一眼望去，高高低低的楼群错落相连直到灰色天际，一群鸽子结伴从眼底掠过，马路上的车水马龙看上去十分遥远，不远处一个小小的湖泊如同一粒绿色的宝石镶嵌在高楼之间。 苏哲走到她身后，顺她视线望出去。这里是他出生的城市，尽管中间离开了几次，可是留学完成学业决定回国时，还是不假思索先回了本地。受命成立代表处，他选择了这里办公，也是因为喜欢视线以内市中心寸土寸金地段的这个小湖。 伊敏感觉到他走到身边，猝然转身，却和他碰了个面对面。她下意识地向后退去，身体重重抵在窗台上。 "我弄得你这么紧张？" 伊敏牵动嘴角自嘲地笑了，坦白地说："没办法，对着你我的确紧张。" "和自己挣扎得这么辛苦，值得吗？" "我不知道，但如果有让我挣扎的理由，我猜大概就是值得的吧。" 她强自镇定下来，微微侧身，伸手去取自己的外套。苏哲先一步拿到，他抖开衣服替她穿上，一瞬间两人的身体已经接触到了一块，他身上的古龙水味道她已经十分熟悉，她必须努力才能控制自己的一下战栗。她僵立着，待他站开一步，她才轻轻吁了一口气。苏哲帮她拿起书包，示意她先出门。两人默默乘电梯，都直视着电梯门，不看彼此，到地下车库上车。 苏哲一边开车一边说："伊敏，待会儿能不能上去和我嫂子谈一下，别误会，我没有请你揭自己家事安慰她的意思。事实上离婚对她也许是个解脱，但她现在太紧张乐清、乐平了，反而弄得两个孩子很为难。我是个男人，又是她前夫的表弟，有些话不大方便说得太直接。" 伊敏不愿意掺和别人的家事，但她想起乐清、乐平，还是点了下头："如果孙姐愿意听，我可以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给她一点建议，但恐怕我的意见说不上权威。" "她不需要权威的意见，她只是欠缺一个朋友，她家不在本地，离婚后好像和原来那些

朋友也很少往来了。" "跟你一块过去，我怕孙姐看了会不开心，她告诉过我要离你远点，我也答应了的。" 苏哲笑了："我嫂子看来是真的很喜欢你，不然不会这么糟蹋我。放心吧，我会告诉她，眼下只是我在不断纠缠你罢了。"他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明显，"而你立场一直坚定。" 伊敏脸一下红了，莫可奈何地回头看他一眼："你又何必挖苦我，我如果一直坚定，会少很多烦恼。" "你能为我烦恼，我觉得很开心，至少在你心里，我不算一个一无是处的陌生人了。" 孙咏芝来给他们开门，看到伊敏很高兴："刚才乐清跟我说了，出去碰到了你，幸好，不然不知道他要逛到几时才肯回。他们还在上课，我们楼上坐坐吧，我正在整理东西。苏哲，你自己随意啊。" 伊敏随孙咏芝上了楼，走进她的主卧套间，发现地板上摊了好多东西，孙咏芝盘腿坐在一个坐垫上，招呼伊敏坐："我现在只要有空，就开始整理东西，分门别类放好，省得到要走时再手忙脚乱。" "现在就整理，会不会太早了。" "不早呀，我已经整理了好多不用带走的东西送人。真没想到十七年婚姻，两个孩子，会堆积下这么多东西。"她随手拿起一盘录像带，"这是我结婚时录的，真讽刺，本来想丢掉，可是又想，毕竟也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生活了，丢掉也不能抹去了。" 孙咏芝略有些消瘦，但精神不错，看起来的确有解脱后的释然。她翻捡着一样样的东西：录像带、相册、各种纪念册、乐清乐平的奖状、小时候的作文、母亲节父亲节和生日贺卡、旅游纪念品、小玩具，把准备留下的贴上标签，请伊敏用记号笔写上简单标注，放进纸箱里。

第34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3)

看着眼前的琳琅满目，伊敏不是不感慨的。她有两次搬家收拾东西的经历。 第一次是十岁那年，父母离婚，准备各自再婚，爷爷奶奶来接她过去同住。她一声不响去自己房间收拾东西。尽管父母不和多年，但对她还是照顾周到的，她的小房间里床头摆着绒毛卡通玩具熊，书架上放着一期期的儿童文学和童话故事书，墙上挂着曾经的一家三口合照。这些她全看也没看，只将还能穿的衣服通通放进箱子里，再整理好自己的书包，然后跟爷爷奶奶走了。后来爸爸说要给把那些东西送过来，她头也不抬地说："没地方放，全扔了吧。" 爷爷奶奶的房子很小，她的房间更小，只能摆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和一个小小书桌，一个简易衣柜，从窗子看出去也不过是对面宿舍的红墙，景色单调。但爷爷奶奶的慈爱让她从一住进去就觉得安心，她妈妈接她过去，她会明白拒绝，因为她不喜欢敷衍那个她得叫叔叔的男人。可能也因为这，妈妈渐渐冷了和她亲近的心思。初中上了寄宿学校，她对集体宿舍并无反感，但每个周末都是背上书包飞快回家，窝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仿佛才会松一口气，外面孩子喧闹的结伴玩耍对她从来没有诱惑力。 可是那个房子很快就要属于别人了。她从没想过毕业以后回老家工作的可能性，然而有个家在远处笃定地等着自己，感觉毕竟会很不一样。 爷爷奶奶说了要卖掉房子之后，寒假返校的前一天，她开着收音机，开始第二次收拾自己需要带走的东西。这时才发现属于自己的实在少得可怜，甚至比十岁那年还要好做取舍。 她从小到大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同学之间纪念册题字留言她从来没参与的兴致，存下来的照片也不多，全装在一个圆形的饼干盒子里，不大好携带，她准备把盒子寄放在爸爸家里，只挑了高中毕业时和爷爷奶奶的一张合影放进钱夹里。再看向书桌上方，那里是个壁挂式的书架，上面几乎全是高中教科书和教辅资料，自然没有带走任何一本的必要。 这么好收拾，有点出乎她的意料。她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感情方面的固执或

者说恋物癖，然而眼见自己除了回来时的行李，只会带走薄薄一张照片，和这个房子就此告别，这个认知让她头次真切感觉到了生命的贫乏。 眼下帮着孙咏芝将一个个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包好捆扎起来，仿佛可以看见当时的欢乐被定格在这些繁杂琐碎的东西之中，可是她居然不曾拥有过这样简单的幸福。过去的一切，好像成了被自己刻意遗忘的时光。 "怎么了，伊敏？" 伊敏回过神来，微微一笑："没什么，这个玩具小熊很可爱。" 孙咏芝拿起用丝带扎好的一叠信，怔了一下，摇摇头："嗬，更讽刺的东西，跃庆以前写给我的情书。他一个工科生，写得那么缠绵，刚开始收到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抄来的。"她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温柔，随即苦涩地笑了，再看发黄的信封一眼，断然扬手，将它丢进了旁边一个废纸箱里。"算了，我最近真是唠叨得厉害，而且对你一个女孩子讲这些也实在不妥，可能会害你对婚姻失去信心了。" "不至于，我没那么脆弱感伤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确幸福过，我不会怨恨他了。两个孩子的东西，我打算再琐碎也都带走，我想保留好关于他们的每一点回忆，丈夫可能变成前夫，可是儿女不管长多大，总是我的儿女。" "那是自然，孙姐。可是你有没想过，他们十五岁了，对很多事情都有了自己的看法，很快就会长大独立。" 孙咏芝眼神暗淡下来："我当然想过，所以才珍惜眼下和他们相处的每一天。我已经不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了，只希望对他们付出多一点，也算是弥补了。"

第35节：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4)

"你和林先生只是分开生活，我相信林先生一样会关心他们的。所以，你不要有太多心理负担，也不要对两个孩子过分关心照顾，这样会对他们两人造成心理压力。乐平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但乐清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实。从心理学角度讲，用正常的态度对待他们，有助于他们建立自己的平衡。同时他们的年龄，也应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和自我调适能力，不能太拿他们当小孩看待。" 孙咏芝听得认真，半晌无言。 伊敏迟疑一下，继续说："那些大道理也许没什么说服力，我成长过程中父母并不关注我，我怨恨过。但现在回想一下，其实最初他们都很负疚，十分热切地想弥补我，我反而被他们的热情吓到了。因为那并不是一种常态的、我希望得到的父爱母爱。他们只是在努力向我假装我的生活没有变化，可是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假装罢了。我想乐清、乐平希望得到的也不是你没有底限的付出，你如果能轻松幸福，对他们也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证明就算父母不在一起了，生活一样可以按正轨进行。" 孙咏芝深思着，神情变幻不定。伊敏想只能言尽于此，已经有违自己一向的原则了。她将一张张贺卡收拾好，不小心掉下一张，贺卡飘落到地板上展开，居然自动播放起一首圣诞歌曲。孙咏芝拿起贺卡，仔细看着。 "乐清、乐平四岁时收到的，真神奇，电池还能用。"她抬头看着伊敏，"离婚这事，我父母和朋友看得比我还要严重，对着我就欲言又止，要么是过分关心，觉得我的未来一片黑暗，要么就是强作欢笑。我讨厌他们的这种态度，没想到我自己不知不觉中，居然也用这种态度对待乐清、乐平了。谢谢你，伊敏。你和苏哲都说得对，我这段时间的确太紧张了。我会试着放松自己的。" 说话间，乐清、乐平上了楼，看到地上的东西，乐平惊喜地叫："哎呀，妈妈，你还留着我们这么小的照片呀。这个发条青蛙还在，以前乐清老和我抢着玩的。" "明明是我的，你和我抢才对。" 他们都在地板上坐下来，翻看着属于自己的童年回忆。伊敏将记号笔

递给乐清："帮你妈妈收拾做好记号，下次我们再去打电动，怎么样？" 乐清点头。伊敏对孙咏芝一笑："我先走了，孙姐，再见，乐清、乐平。"孙咏芝和两个孩子也仰头对她微笑说再见。

第36节：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1)

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 伊敏走下楼对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苏哲说："乐清、乐平帮孙姐收拾东西，今天不玩游戏了，我先走了。" "我送你。"苏哲起身，将报纸折好放到茶几上。两人走出孙家，进了电梯，直接下到地下停车场。伊敏上了车，靠在椅背上长吁了一口，觉得有点累了。 "怎么看着不太开心？是我刚才的要求太勉强你了吗？" 伊敏摇头："只是有点感触罢了，如果可以预见未来，再浓烈的感情也有这样分手的一天，那还有没有必要结婚呢？" "是我的错，不该让你去劝我嫂子的。知道吗？你问了几乎和乐清一样的问题，我忘了你看着再理智，也不过只比他大五岁罢了。好吧，我给他的回答差不多是这样的：结婚还是不错的，可以跟一个你最亲密的人分享生活。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想法一生不变，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最珍惜的是什么。" "果然是哄孩子的话。可是，也只能这么想，不然人类都不用繁衍了。"伊敏看着远方，微微笑了。 "我还有一句哄孩子的话，结婚可不是光为了繁衍。" "我们还是不要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了，这个话题让我很无力。" 苏哲无声地笑了："要不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已经快五点了。" "我想喝点酒，可以吗？"伊敏看到苏哲的意外表情，自嘲地笑，"放心，我不会喝醉了骚扰你的，只是觉得有点闷。" 苏哲笑着点头："其实我欢迎你的骚扰。我们去吃日本菜吧，清酒可以解忧，又不至于喝醉。" 日本菜餐馆门口挂着个画着歌舞伎的门幌，里面装修得幽静雅致，播放着喜多郎的音乐。虽然是周末，但本地爱好日本菜的人不多，里面并没满座。一小份一小份的鱼生、天妇罗、寿司什么的，装在精致的盘子里送上来，并不合伊敏的口味，而小小白瓷杯装的清酒更是平淡。 "不喜欢日本菜吗？" "挺琐碎的。" "头次听人这么评论一种菜。" "这酒的确喝不醉人。"伊敏再喝一杯微烫的清酒，没什么酒意，倒是觉得有点热了。 "我们这才喝第三瓶，清酒还是有后劲的，而且我也不想再弄醉你，让你说我心怀叵测。"苏哲给她把杯子斟

满。 "你没灌醉过我，如果认真说起来，倒好像是我心怀叵测了。" "我的荣幸。"苏哲对她举下杯，一口饮尽。 "问个问题行吗？" "问吧，难得你对我有了好奇，我会尽量坦白回答的。" "你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珍惜的是什么，你有过自己一直珍惜的人吗？" 苏哲认真想了想："我要是说得坦白，可能你又会认为我花心，可是人在不同阶段的心理是不可能相同的。一直珍惜，至少到目前我还没体验过。下午在地下车库接到的电话，是我出国前的女友打来的。那会儿我去美国，她留校。两个人对未来有不同的打算，走前她突然跟我说想和我结婚然后同去美国。我喜欢她，但那么早说到婚姻我没法答应。于是她说我不够珍惜她，与其分居两地，不如分手好了。我们不确定未来，也不确定感情能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所以愿意放彼此自由，我们的分手是很友好的。" "可是她好像还爱着你。"伊敏记起上次在理工大后山听到的对话。 "她有男朋友了，准备近期结婚。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我知道我不该做什么。"苏哲莞尔一笑，取出热水中温着的另一瓶清酒，给自己倒了大半杯，"我珍惜她给我的回忆，至于爱情，很抱歉，我对她没有当初的感觉了。过去我不能因为可能分开就拒绝她的爱，现在我也不能因为她还存着旧日的感觉仍然爱她。" 他其实一向坦白，可是用这么诚恳的口气说话却是头一次。昏黄灯光下，他的笑容看着有几分暖意，仿佛清酒的温度传达到了那里。 "那么，你喜欢我吗？"伊敏抬头问他，没有任何撒娇的意思，仿佛只是一个简单的求证。 "不止一个问题了，可是我还是乐意回答。对，我喜欢你，不然你以为我干吗纠缠你，一般来说，通常是别人纠缠我的。"他重新带了点调侃的表情。 伊敏点头，将手里酒喝完，突然抬头看着他："趁我没有后悔，带我去酒店吧。"清酒将她的脸蒸得绯红，眼睛晶亮，她的神情坦然得好像刚刚说的不过是"送我回学校吧"。 苏哲微微吃惊："这个提议我很喜欢，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肯定会后悔，那何必一定要去做。" "那当我什么也没说好了。"伊敏拎起书包和外套，起身要走。 苏哲一把拖住她，扬声叫服务员过来结账。然后牵着她走出餐馆，在

门口他停住脚步想给她披上上衣服，她却一把甩开，掉头就走，苏哲追上去拉住她："你可真是喝多了，赶紧上车，小心着凉。" "关你什么事。"她烦躁地说。 苏哲抓住她的手拉她到车边，打开车门将她塞进去。然后自己也上了车，发动车子："你想好了吗？我可不喜欢我们做了爱，你再告诉我，你是借酒装疯酒后失德，然后叫我忘了拉倒。"

第37节：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2)

"这会儿我根本没醉。你不愿意就算了，当我无聊骚扰了你。送我回学校吧，不过以后都别指望我还会这么说，对了，是以后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好吧，我只想知道，下午你还只想躲开我，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 "大概就是和自己挣扎得累了。"伊敏疲惫地说，靠到椅背上。"我承认我也喜欢你，我想看看不和这个念头对抗会怎么样。" 苏哲不做声，默默开着车，过了好一会儿，伊敏察觉出不是回学校的那条路，她垂下眼睛，低声说："只有一件事，我不想再吃事后避孕药了。" 苏哲再开了一会儿，突然将车停到路边，下车走进药店，不一会儿重新上车，还是一言不发地开车，速度明显快了很多。他拐进一个住宅小区，停好车，然后绕过来拉开副驾车门，伸手握住伊敏的手将她拉下车，回身锁上车，牵着她的手进了一个单元，他快步直上到四楼，伊敏几乎跟不上他的脚步。他拿出钥匙开门，将钥匙丢在玄关上，回身将伊敏拉进来，动作差不多是粗暴的。伊敏失去平衡重重撞入他怀中，他抱起她，也不开灯，走进卧室，一边吻她一边开始脱她的衣服，室内似乎有集中供暖，相当温暖，可是当彻底裸露在他面前，她还是瑟缩了。转眼间，他覆上她，一个个火热的吻重重落到她有点冰凉的肌肤上。 这一次我没有任何借口了。一片混沌之中，这个念头再次清晰浮现到她脑海中。她拒绝再想，紧紧抱住了他。 苏哲稍微挣开她，伸手从衣服口袋里取出安全套，伊敏近乎无意识地盯着他，似乎灵魂飘出了身体，正在黑暗中冷冷看着自己放弃挣扎。转眼苏哲重新抱紧了她，他的脸占据了她的视线，挡住了那个让她不安的自我注视。 他进入她，同时在她耳边叫着她的名字"伊敏"、"伊敏"，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缠绵的声音呼唤她，她的身体迎接着他的冲击，如同被潮汐冲刷下的沙滩，纯粹的感官快乐也如同潮汐般铺天盖地袭卷而来。 原来沉沦来得这么容易。 黎明时分，伊敏猛然惊醒，她的眼睛慢慢适应黑暗，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再加一个算不

上陌生可也绝对说不上熟悉的男人，他睡得十分安详，英俊的面孔没有平常的淡漠，也没有经常会对她流露的调侃意味。她几乎妒忌他这种松弛到无思无虑的睡态，她猜自己可能得真的有个铁打的神经，才能继续沉入睡眠之中。 她起身到地板上摸索自己的衣服，先摸到手里的是苏哲的衬衫，她随手拿起来披上，走到客厅。 室内暖气充足，光线幽暗，她光着脚踩着带着凉意的地板走到客厅，窗子那里利用包暖气片的空间做出了一个略高的飘窗台，上面铺着线毯，放着靠垫，她坐上去，看着外面。此时正是天将放亮前夜色最深沉的时候，借着路灯，可以看见楼下整齐停着一辆辆的车，黑色车道两边都是很高的树，光秃秃的枝条随风轻轻摆动，稍远一点是一片空地，中间有一棵郁郁苍苍的大树，遮出老大一片阴影。 她双手搂住自己的双腿，将脸贴在膝头上，出神地看着窗外。整个小区安静得没有一点声息，据说这样的静谧适合睡眠和沉思，可惜睡眠已经抛弃了她。不知怎么的，赵启智写的那篇文章突然浮上她的心头，内容她记不清了，可是标题似乎很适合眼前的情景：寂寞的颜色。 寂寞如果真的有颜色，应该就是这样无边无际的带点幽微光线的黑暗吧。看那篇文章时，她有轻微的哭笑不得，因为从小到大，寂寞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地陪伴着她，她只是习惯、接受和安于了寂寞的存在，从来不觉得主动去品味寂寞是件有意思的事。一个已经无视寂寞的人当然不能理解一个偶尔寂寞的人发出享受的感叹。

第38节：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3)

她从来也不害怕寂寞，现在当然不能骗自己说投进这个怀抱是因为寂寞。其实在火热的拥抱、身体的缠绕、唇舌的交接后这样醒来，只会更加寂寞。可是她并不后悔。那样亲密无间的体验，心醉神迷的欢乐，果然把折磨身体的那些喧嚣挣扎给抚平了。她想，这是值得的。 天边渐渐透出一点微光，苏哲从卧室走出来，走到她身后抱住她："我喜欢你穿我衬衫的样子。"他的手指轻轻摩挲她颈项，拨开她的头发，吻她的脖子，"对不起，伊敏，我想我大概毁了你谈一场幼稚校园恋爱的可能了。" "我都大三了，再想幼稚也太晚了。"伊敏脑海掠过赵启智满是震惊的脸，自嘲地笑，回身伏到他胸前，他看着清瘦，其实身体还是结实的，她将脸贴在他颈下，"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她的确怀疑自己有谈幼稚恋爱的能力。 苏哲也笑了，抚摩她乌黑的头发："你让我失控了，我本来想和你慢慢来，从看星星开始，一点点体会恋爱的乐趣，给你一个完美的体验。" "偶尔试下失控的感觉并不坏。"她喃喃地说，呼吸软软喷在他胸前的皮肤上。"至于完美，我不知道，已经很接近了吧。" 他把她抱起来一点，吻她的唇，她的唇和她的呼吸一样柔软，她的头发从两侧披拂下来，垂到他的脸上身上。他捏住她的一缕头发，缠绕在自己手指上，也是软软的柔滑，手指轻轻一扯动，发丝就从指间脱开了再纷纷散落下来。他顺着颈项吻下去，用力吮吸，然后咬住她的锁骨，她痛得微微瑟缩了一下，但他的胳膊牢牢搂着她让她无法退避。他的舌尖轻轻舔过刚刚咬过的地方，慢慢向下，一点点啃噬着她。她的手指插进他浓密的头发里，呻吟出支离破碎的声音，同时抓住头发，再放松，再抓住。

第39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1)

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 伊敏再次睁开眼睛时，床上只剩她一人了。她拿起表看看时间，不禁吃惊，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基本上她没试过在床上睡到这么晚。她下床，拿起衣服走进和卧室相连的卫生间，面积不大，但装修简洁紧凑，全套白色的卫浴设施，面盆上放着没开封的牙刷，毛巾架上叠放着大叠白色的毛巾。 她快速洗了个澡，穿好衣服走出卧室，苏哲衣着整齐，背向她立在半开的窗边接电话。这是一间不算大的客厅，可是空间比一般公寓房子高许多，天花板上悬着木质的吊扇，地上铺的柚木地板，深色的家具通通不是时尚的样式，米色的窗帘和宽大的咖啡色沙发颜色略为暗淡，看得出都有些年头了，但透着让人舒服的居家气氛。 苏哲讲完电话回过身，正看到伊敏，目光清澈，神情平静，半湿的头发披在肩上。他走过来抱住她："真能睡呀，看你睡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叫醒你，饿了吧？我带你出去吃饭。" 他接过她手里的羽绒服给她穿上，两人下楼后，伊敏才看清这是个不算大的小区，一栋栋五层的楼房，楼间距说不上大，楼房看外观和苏哲家室内一样都有些陈旧不起眼了，但楼与楼之间大树丛生，树冠都高过了五层楼顶，中间还有一个打理得很好的草坪，正中是一棵参天的大树，下面正当冬季仍然绿草茵茵，市区中心有这样近乎奢侈的绿化环境实在让人瞠目，院内停着的车也多得出奇。 苏哲开车驶出大院，院外也是一条安静的林荫大道，路上行人稀少，车辆全是一掠而过，只有清洁工人在埋头清扫着人行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虽然正是冬季，树枝光秃秃的，却可以想象到了夏天时这条路一定是浓荫蔽日。拐出这条路，街道突然变得喧哗，仿佛魔术般回到了尘世。 他将车开到了一家小小的餐馆，还没到吃饭高峰时间，里面只有他们这一桌，点了几个菜，很快就上齐了，两人随意吃完。他开车送她回学校，没开音响也没开空调，将车窗降下一点，冬日冷冽的寒风吹进车内，两人都觉得神清气爽。 "后悔吗？这么沉默。"

"追悔已经发生的事吗？"伊敏微笑，"不，何况我不认为我有追悔的理由。" 苏哲将车开到路边："去那边给你买个手机，方便联络一些，怎么样？" 伊敏摇头："不，别买，我不接受随传随到的。而且这学期我连家教也不接了，平时真的没空，如果找我的话，周六打宿舍电话吧。" 苏哲笑了，重新发动车子："你甚至连我的号码都不打算要，好吧，我猜我要等你主动找我，可能会白等，那么至少不要不接我电话。我多少年没往女生宿舍打电话了，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伊敏回到宿舍，宿舍里只有罗音在。电话响了，罗音连忙对离得较近的伊敏说："要是韩伟国找我，就说我不在。" 邵伊敏点头，拎起话筒，还真是韩伟国："不好意思，罗音不在。我不知道她怎么没开手机，大概没电了吧。嗯，好，看到她我会告诉她的，再见。" 伊敏一点好奇心不带地简洁转告，罗音长叹一声，连吃薯片的心思都没了。 "邵伊敏，要怎么说才能拒绝一个人，又不伤他的自尊心。"罗音的确诚心求教。因为昨天她在文学社活动上见到了赵启智，他看上去明摆着彻底对邵伊敏断了想法，可是提到她，居然还微微一笑，仍然带了点温柔和惆怅，那个表情迷死了小师妹宋黎，也让罗音对自己的室友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伊敏没想到会有人跟自己讨教这，换个人她也许会笑笑不理，但她一向喜欢罗音，想了想说："我没拒绝别人的经验，不过我想坦诚很重要吧。" 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回答让罗音挫败地再次长叹："我说不出口我不喜欢他，他人那么好。" "当然你是喜欢他的，作为同学、朋友。可是这种喜欢和爱不一样，大家都还年轻，没必要急着决定未来，不妨先作为普通朋友来相处，给双方时间空间，如果能找到爱的感觉再说。" 罗音刷地一下坐起来，直盯着伊敏，她吓一跳："如果你觉得这说法不妥……" "太妥了，邵伊敏。为什么这些话被你一说就显得很有说服力？我其实也想说这个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才算完整又善良。对着他那么真诚的表情，我就有罪恶感，怎么也说不出来我喜欢你，可我不爱你。" 伊敏苦笑，她不觉得自己顺口就能说出这些话算是一种才能："如果实在确定自己没有感

觉，也许直接的拒绝也是一种善良吧。我去图书馆了，再见。" 伊敏过着和从前没有两样的生活。她早上六点半起床，出去跑步背单词吃早点打开水，基本一节课不落，每天照旧在图书馆或者自习室待到最晚，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书本，对周围的任何声音都充耳不闻。 师大没有考研打算的学生读到大三下学期时，大部分已经过得松弛悠闲，谈恋爱、上网聊天、玩游戏，大家尽情享受着自由。还有比较大胆的，干脆双双对对搬到校外租房子同居，□前过起小日子。对比之下，伊敏本来是引不起别人的八卦之心的，可是女生几乎天然地对同学的生活变化敏感，更别说中文系女生了。 周六中午，苏哲打来了电话："今天有时间吗？就算忘记了我，也该记得答应了乐清。我现在混得真惨，得拿侄子做幌子了。" 邵伊敏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她怎么可能忘记。陈媛媛的位置对着电话，正好看见了她的表情。陈媛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会从这张平时平静得像扑克的脸上看到这样的小女生情态，她毫不客气地盯着看上了。但伊敏只是含糊"嗯"、"好"、"好"然后就"再见"挂上电话，拿起书包走了。

第40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2)

"哎，我觉得邵伊敏恋爱了。" 罗音笑："春天快来了，你看全世界都在恋爱。" "我说真的，她刚才接电话脸一红，那个样子还真有点……妩媚。" 李思碧的追求者号称从师大东门可以排到西门，她从来对别人的恋爱有点天然的优越感："读到大三下学期才初恋，也怪不容易的。" 物理系江小琳刚好就是另一个"怪不容易的"， 一向对李思碧强烈的美女意识接受不良，此时她只能向天翻一下眼睛。她和伊敏同班，因为数学系女生较少，才被分插到中文系女生宿舍。她相貌普通，有点面黄肌瘦，来自贫困地区，靠助学金和奖学金维持着生活，她并不在意别人知道这个事实，公然地说自己没空玩恋爱这个奢侈的游戏。 某种程度上，伊敏同意江小琳的说法，恋爱确实是个奢侈的游戏。 她觉得自己的时间实在有点不够用了。她开学之初为自己制订的计划不包括打电动游戏，当然更不包括恋爱这样最能谋杀时间的事情。但眼下的情形是她不忍拒绝乐清，可怜的乐清所有的同学都在备战中考，没人陪他玩；而苏哲，目前属于她不可能拒绝的那一部分。玩了快两个小时游戏，伊敏和乐清出来喝水。乐清的爸爸林跃庆今天飞去加拿大，帮他们在那边先把房子找好，苏哲送他去了机场，说好了待会儿来接他们。邵伊敏揉着自己的耳朵，近来她戴耳机练听力时间过久，这会儿再被里面的高分贝电子音乐一轰炸，都觉得有点耳鸣了。 "最近你妈还好吧。" "反正没管我和平平管得那么厉害了，准我周末下课了找你打游戏，也准平平和方文静不要家长陪着出去看电影。我知道是你和小叔叔劝了她。" "你妈自己想明白了才是真的。" "真是奇怪，我妈跟我爸也相处得比以前好，什么都是一块商量，相敬得那叫一个如宾，这个样子让我和平平怀疑，有什么必要离婚呢。" "他们的矛盾已经通过离婚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共同面对应该承担的对你和乐平的责任，当然应该一块商量。赌气不理对方，那太幼稚了。" 乐清拉下脸："好吧，我幼稚，我现在就是不爱理他，我不知道

该跟他说什么，看到他就觉得烦。" 伊敏能理解这种感觉，她没有说教的瘾头，无意当人家家庭的调解人，只想林某人也是成年人了，应该自己承担儿子和他从此疏离的后果："你不爱说话，不用勉强自己，可是也别勉强自己一定要不理他。那样就成了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没什么意义。" 乐清眼珠转动着，冷不丁说："邵老师，小叔叔是不是在追求你？" 伊敏差点一口汽水喷出来。乐清递纸巾给她，笑眯眯说："我小叔叔很不错的，肯定比你的男同学好。" "喝水，这么多废话。回去不许八卦，听到没？" "我要封口费。"乐清坏笑。 伊敏扫他一眼，他马上认输了："得得邵老师，你别拿这么厉害的眼神看我，最多陪我打下游戏就算封口了。" 她忍不住好笑："你的同学现在都得准备中考，没人像你这么悠闲自在吧。还有心思八卦，还能玩游戏？估计吃饭都得看着时间了。" "那倒真是，这是整件事中唯一让我和平平爽的，妈妈给我们的要求是中考分数不难看。我们的同学都眼红坏了。" 伊敏中考高考的滋味全尝过，考试对她来说一向不是问题，但也能理解他们同学的艳羡。 苏哲乘自动扶梯上楼来，他远远看到伊敏的笑容，笑得惬意开怀，完全不同于和自己在一块时的样子，倒是带了几分孩子气，和乐清谈得正开心，他几乎有点不愿意上前打扰了。不过她已经看到了他，对他招一下手。

第41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3)

他走过去，坐到她身边，乐清对他眨下眼睛："小叔叔，我刚问邵老师，你是不是在追求她。" "哦，邵老师怎么说？" "她不许我废话。" "这样啊，那听老师的话没错的。"苏哲懒洋洋地说。 伊敏对乐清做出的那副心领神会的表情简直忍无可忍了："哎，你是不是真不想我再陪你玩游戏了。" 乐清笑嘻嘻地说："邵老师，你得庆幸面前坐的是我，我只问个答案出来就满足了，要是乐平来了，还不得从头问到尾呀。小叔叔，你给我封口费得了。" "我要封什么口，我巴不得你满处去说。"苏哲很轻松地说，拿出手机接听，然后对他说，"好啦，你妈在楼下，已经接到乐平和她朋友了，在一楼等你，叫你一块去吃饭。我们下去吧。" "我不要跟方文静一块吃饭。"乐清大惊，"她吃饭的样子能让人一点胃口都没有了，我总怀疑平平爱跟她在一块就是想减肥。" "你这么说人家女生很不厚道呀，而且，知道我在追邵老师了，就该自觉走人对不对。"苏哲站起身居高临下很没正形地对他笑着说。 伊敏竖个手指及时制止了乐清和他叔叔一样没正形的笑："乐清，你先下去，我把汽水喝完。" 乐清投降："好好，我走我走。邵老师，下周再见。" 乐清下了自动扶梯，苏哲伸手拎起伊敏的书包："我们也走吧。" "等会儿吧，省得碰上孙姐。"伊敏哭笑不得地看着从自动扶梯那回头给她做鬼脸的乐清。 "我跟她说了我在追求你。" 伊敏怔住，苦笑道："你好像没必要去跟她自首吧。" "没办法呀，我嫂子把我直接叫过去，让我离你远点，我只能坦白说我是认真的。"苏哲笑着摸摸她的头发，"我实在想不明白，我这人就这么不靠谱吗？看来我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伊敏无可奈何，乐清开开孩子气的玩笑也就罢了，她本能地不喜欢弄得大家都知道，可是孙咏芝的好意她还是心领的。 两人找地方吃完饭，伊敏坐上车，还是不问苏哲往哪儿开。苏哲瞟她一眼："你和乐清的话比和我好像要多得多。" 她怔一下："可能因为我和他只相差五岁，和你差了七岁吧。" 苏哲被这个答复给气乐

了，也不理她，自顾开车带她回了自己的家，两人一齐上楼，他一边脱外套一边说："好吧，我不是在和乐清吃醋。你能这么关心乐清、乐平，我很开心，本来还以为别人的生活彻底不在你视线范围以内了。" 伊敏再度怔住。 "你看你和我上床这么亲密了，可是你对我没一点基本的好奇，没问过我任何问题，我不能不想，这回应该算我栽你手里了，你享受了我的身体，准备把这段关系局限于身体，并不打算和我分享生活。" "我一向好奇心都不算强。我只是想，如果我们会在短时间里说再见，那何必用好奇来打扰你也困扰我自己；如果我们能相处下去，慢慢你我都会多少了解对方。至于分享嘛，我真的不大确定。我的生活很单调，而你的生活对我来说，未免太丰富了，我不知道怎么来分享。" "看样子我最初已经给你留了个太坏的印象，也太快带你回来了。可是有一点我得说清楚，我从来也不欠缺一个简单的肉体关系，也不是为那找上你。而且就算是单纯为了快乐，双方都投入才能更容易达到目的。" 伊敏并不准备争论，只走过去伸手抱住他："如果你是想提醒我恋爱得不够专心，那好，我道歉。" 她仰头看着他，目光清澄如水，嘴角含笑，神情居然带点不自知的妩媚，苏哲心里一动，搂紧她，摆出一副严肃面孔："下次不许这么快跟我认错，你要任性，要无理取闹，要明知理亏仍然嘴硬，要我来哄你……"

第42节：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4)

没等他说完，伊敏已经笑得软倒在他怀中，肩头直抖做恐慌状："这得需要多好的演技才能配合你的要求呀。哎，你不是真有这么特别的趣味吧。" 他也笑了，坐到飘窗台上，把她抱到自己怀里坐着："不是。不过我欢迎你偶尔这么对我，这是女朋友的特权。" 已经是早春时节了，窗外下着小小的雨，这里看出去，正好是小区中央的那片草坪，细雨无声洒落在绿草上，偶尔几个人匆匆走过，看着安静至极。 "奇怪，现在这个季节居然已经有这么绿的草。" "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特别趣味呗。"苏哲漫不经心地说，把玩着她的头发。 伊敏还真不习惯这么无所事事闲坐，眼睛简直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书包，可是她想这会儿要是再去拿英语过来看就太不明智了。好在苏哲开始吻她，她很快忘了英语和其他。 "我嫂子还真是喜欢你。你这么理智的孩子，肯定知道她说的话没错，为什么会对她食言，突然就放弃抵抗没离我远点？"他一边吻她，一边问，眼睛在半暗的光线中闪着光亮。 "为你的美色所惑好不好？"伊敏斜睨他一眼，然后思索一下，慢条斯理说，"其实我也没那么肤浅啦，"她正正对着苏哲逼近的脸，"我想我主要还是被你的良好自我感觉给打败了。" 苏哲重重一口咬在她嘴唇上，她痛得尖叫一声，狠狠推他，可是他动也不动，只是松开她的唇，差不多鼻子对鼻子地看着她："好吧，猜猜看我干吗非要招惹你？" "呃，你说过吧，我……有趣？"她抚着自己的嘴唇，没什么底气地说。她从来没觉得自己能算上有趣，而且清楚知道，在大部分同学眼里，自己应该算得上很无趣了。 "那只是原因之一，剩下的我偏不告诉你了。"苏哲往后靠在窗框上，"你慢慢猜吧。" 伊敏抚摸他英挺的眉毛，笑道："我才不费这个脑筋去猜。" "我居然忘了，你还嘱咐过我别费神研究你，说容易研究成执念。"苏哲微微合上眼，任她抚摸着，"可是傻孩子，执念哪是只因为好奇和研究就能形成呢。"

第43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1)

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 伊敏没买手机，她的生活实在太规律，在固定的时间打宿舍电话肯定就能找到她，而且父母给的生活费并不宽裕，用不着给自己找个负担。但乐清把一个手机交到她手里时，她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下来。 "小叔叔前天去香港开会了，下星期三回，临走叫我把这个给你，请你开机给他打电话，号码已经存了。"乐清喝着可乐，笑嘻嘻地说，"你的号码我记下来了，下次不用再叫你们宿舍那个说话好嗲的姐姐留话给你了。" 出了商场，送乐清上了回家的公汽，伊敏看下时间，快五点半了，她打开手机，果然里面只存了一个号码，拨过去，苏哲很快接听了。 "游戏时间结束了吗？" "嗯。"她一向在电话里都只讲必须讲的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现在在中环，天气好闷，往来都是陌生面孔，匆匆擦身而过。接到你的电话，很开心。"苏哲的声音在电话里稳定而温和，比当面说话竟显得诚恳许多。 伊敏正走上过街天桥，她看自己身边，一样是行色匆匆的路人："我正打算回学校。" "我很想你，伊敏。" 她停下脚步，伏在天桥栏杆上，下面车辆川流不息，一片喧哗中，她突然觉得周围一切走远，只留了这个声音直直钻进了耳内，她良久不语。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声说："我也想你。" 挂了电话，她待在原地看向远方，眼前是一片车流滚滚无尽延伸。她只对爷爷奶奶产生过想念的情绪，而且从来没有用言语直接表达出来的习惯。爷爷奶奶也都是感情含蓄的人，打来电话只会抓紧时间絮絮问她的生活情况，她知道若一说想他们，恐怕他们会被招出眼泪来。 现在竟然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对着一个才开机的电话，向千里以外的某个人说出了想念，她一时有点恍惚。想念？她并不跟自己抠字眼，应该算是想念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背单词、做真题训练的间隙，伊敏会有个短暂的出神，然后再命令自己收摄回心神重新专注。她不知道她那个小小的出神落在同在自习室的赵启智眼里，让他多么迷惑。赵启智从来不缺乏细致的观察力，他

知道有人扰乱了那个平静无波的心，而这个人不是他。 他研究生选读了新闻学，固然是放弃了文学方面的野心，但文学已经成了他的爱好和习惯，他情不自禁地品味着心里的惆怅，放大着自己的情绪，再用文字将情绪具体化并定格下来。 不同于宋黎他们一味地叫好，罗音看到社刊上赵启智的新作时吃了一惊，斜睨他一眼，半晌不做声。赵启智有点心虚，可是又隐隐有点得意，只想有感而发和无病呻吟果然是两个概念，而罗音，简直就是知音人了。 罗音的确读出了赵启智的弦外之意，也有点被触动了。她刚刚和韩伟国分手，可是尽管参考了邵伊敏的说辞，这还是一个足够糟糕的分手，韩伟国根本没理会所谓"以后还是朋友"的说辞，只说："你觉得可能吗？"然后掉头而去。 她躺在床上发呆。江小琳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只有气无力摇头。弄清楚原因后，陈媛媛和刘洁都笑了："哎，你甩了人家，是人家失恋了比较可怜，你何必躺在这装死。" 罗音无言以对。 李思碧则撇下嘴："笨哪，你又没新的目标，干吗非要分手。" 饶是满腹心事，罗音也被逗乐了："这也能骑驴找马呀，对别人太不尊重了吧。" "对男人最大的尊重就是接受他的爱。"李思碧有很多说出来掷地有声的理论，"你以为你一句没感觉就打发了人家算是尊重吗？他也不会领你的情，只会想居然宁可荒着没男友也不愿要他，多大的侮辱。" 罗音大汗："他不会真这么想吧，也太能发挥了。" "是你了解男人还是我了解男人。" 罗音只好认输，可是毕竟不甘心："如果他这么幼稚，那我怎么做都会是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其实男人都是幼稚的动物。"李思碧打个哈欠，下了结论。 其他人基本上只见识过男生，还来不及见识男人，当然也没法反驳。 罗音没有为这事长久烦恼的心思，可是半靠在床上，又看一遍赵启智的文章，还是不能不起感慨，为什么人家将一点恋情结束得这么惆怅美好。 她想，是赵启智比韩伟国来得成熟吗？好像也不见得。正好伊敏拎着她那个重重的书包走进来，她将书理几本出来放好，手抚着书包，带点倦意地看向窗外。罗音知道从那个角度看出去，不过就是对面一幢宿舍罢了，可是一瞬间邵伊敏的面孔显得涵义

万千，仿佛看到的是某个神秘不可测的风景。不过转眼之间，她恢复了行动，将书包放回原位，拎开水瓶去了水房。 罗音丢开社刊，头一次认真琢磨起自己的室友来。她这才意识到，邵伊敏没有因为拒绝赵启智而弄得彼此就此反目，还让他平添了点因为得不到的爱带来的沧桑气质，弄得宋黎看他的眼神越发痴了，可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以后还是朋友"这样的废话。 从大一开始，数学系追伊敏的人虽然不多，但一直也没断，可是她总能礼貌又坚决地拒绝，没给别人一点想象空间，也没让任何人下不了台，似乎不大像李思碧说的"冷感"就能达到这效果，这一点自己大概是怎么学也学不到了，得算一种天生的才能吧。 要说调动男生的情绪，李思碧应该算是她们当中的高手了。同寝室快三年了，罗音不止一次亲眼见过她以退为进欲去还留，把一干追求者弄得牵肠挂肚不能自拔。看到那个过程，的确会对某些雄性生物的智商起一点优越感。罗音一向宽容，不介意看好戏在眼前上演，但从来没想过去用这一套对付某个男生。相比起来，如果可能做到的话，她当然更愿意像邵伊敏那样处理分手。

第44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2)

伊敏并不知道室友会起琢磨自己的念头。通常情况下，她都是洗漱完毕，然后换上睡衣，躺到床上再戴上耳机听一下英语听力练习，静待熄灯后的卧谈会结束再睡觉。可是今天她有点心神不宁，立在床边脱了外套，调到震动的手机在口袋里弹动起来，她马上重新穿好衣服鞋子，快步走出宿舍，才拿出手机接听。 "我回来了，现在在东门这边等你。" 她疾步走向东门，脑袋里还是闪过一个念头：这样的一晌贪欢，如果一定有代价要付，那么好吧，我认了。 平时再怎么行事小心，伊敏还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某次早上走进宿舍，嘴巴一向比脑袋动得快的陈媛媛看到她马上说："咦，邵伊敏，你一夜未归啊。" 全宿舍的人都看向她，她只心平气和地回答："你一直在等我吗？"陈媛媛顿时哑然，其他人也只好各自移开目光。 又有一次苏哲在学校门口接她，有相识的同学正好路过，索性驻足一直看她上车。 再然后苏哲带她去了一次酒吧，旧时废弃的教堂改建而成，在闹市区一个相对偏僻的街道上，门面很不显眼，面积也并不大，但里面内空高大幽深，拱形的屋顶悬着小天使雕像，四壁尽是彩绘玻璃，灯光照例的暧昧不明，一边小舞台上是个乐队在唱英文摇滚歌曲。 苏哲和伊敏坐在角落一个沙发上听歌喝酒，但她并不喜欢这里的喧闹，同时觉得自己一身学生装束和气氛格格不入。偶一抬头，她小吃了一惊，不远处和一个男人正在喝酒并窃窃私语的美女，尽管化了妆又被灯光照得面色变幻不定，可还是认得出是她的室友李思碧。她当然不喜欢在这里碰到熟人的感觉，推说耳朵难受，苏哲也不勉强，两人刚起身，李思碧恰好回头，把他们看个正着。 各式各样的猜测凑合到一块，爱八卦的同学得出了比较接近于事实的推理：伊敏交了男朋友--有偶尔的夜不归宿为证；帅--对男人的外形有鉴别发言权的李思碧可以保证；是学生的亲戚--看到伊敏上车的同学恰好也去过理工大的那次郊游。 学中文的学生理所当然地起了联想："哈哈，家庭女教师，学生的亲戚，这

么简爱这么琼瑶的故事。" 陈媛媛从来口无遮拦："什么年头了，会不会也有个疯老婆在家。"几个女孩子笑成一团。 罗音也觉得好笑，不过她看到伊敏出现在门口时，只庆幸自己还没逞口舌之快乱说什么。 伊敏一向对别人闲聊的反应就慢半拍，顺走廊走过来，正当四月初，天气暖和，寝室房门大开着，她当然把所有玩笑听了个正着，可是居然没往自己身上起任何联想。直到走进去后，几个女孩子看着她集体缄默时，她才回过神来。 她从前太熟悉看到自己出现时的这种失语了，不过那都是在议论她的父母。她的脸一下发白了，什么也没说，扫了众人一眼，径直走到书桌前开抽屉拿了单放机的电池，转身走了出去。 "果然不能随便在背后谈人是非。"罗音喃喃地说，她觉得邵伊敏那个眼神扫过来只短短一瞬，可是透着凌厉，着实有点厉害。 陈媛媛不服气："许她做不许人说吗？再说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别做不做的说得那么难听，人家恋爱，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罗音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八卦着好玩是一回事，八卦到当事人不开心就是另一回事了。 刘洁也附和："对呀，跟帅哥恋爱多好，不知道那男人到底有多帅，真想亲眼看看。" "那个男人不是她守得住的，我以前就在酒吧见过他，实在打眼，跟他搭讪的女人都不少。"李思碧很干脆地说，"恋爱？做做梦不要紧，我希望她别认真。可是头次恋爱的不认真就怪了，有得苦头她吃。"

第45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3)

伊敏并没认真生气，她仅仅是单纯地不喜欢被别人议论的那种感觉罢了。可是她也知道，想不让人议论那是不可能的。李思碧一向是众人议论的焦点，她也享受作为焦点人物的感受，然后从罗音、陈媛媛、刘洁的恋爱失恋，到生活严谨得无可挑剔的江小琳对于奖学金的争取，所有话题都会有人津津乐道。她一向不参与此类闲谈，对别人的八卦听听就算了，完全不往心里去，现在只希望别人对自己采取同样的态度，同时也提醒自己，还真是不能玩得太疯了。 她能坚持的不过是只在周末接受苏哲的邀约。先和乐清玩会儿游戏，然后苏哲过来接她，有时一块吃饭看场电影，有时带她出去转转，然后去他家。这种实在有点说不清性质的关系居然就这么很理直气壮地维持着，比她预料的时间一天多过一天。慢慢地她对苏哲多少有了点了解。 苏哲是理工大工科专业毕业，然后去美国"混了几年"，先读工科，后来转学商科，拿了个硕士学位后悠游了一阵子，去年回来，刚好赶上某家外资保险公司中部代表处成立，他就接着"混上了"--他自己的原话。 他从来不提他的家人，伊敏反而松了口气，事实上她对任何人的家庭都没有好奇心，觉得这样更好。苏哲对她的没有好奇心似乎也默认了。伊敏既不爱泡吧，也不爱购物。苏哲笑着说她的生活习惯不像女孩子倒有点像清教徒，不过也不勉强她。有时他开车带她晚上兜风，一路随意闲扯。到了师大后边的墨水湖，他停下车，两人沿湖散步。 "你们学校后边这湖，以前我在这里钓过鱼，那会儿这里没修环湖路，晚上黑灯瞎火的。没这么多野鸳鸯，倒是有好多水鸟，湖水也比现在清澈。" 湖边已经是垂柳青青，春风和煦，双双对对亲热的小情侣自然很多。 没人会一个人跑这么远专门来钓鱼，伊敏嘴角勾起一个笑，知趣不提他交过的师大女友。可他偏偏说："师大的美女的确比理工大的要多，不过我受不了学文科的女生那股矫情劲，说声再见都能整出生离死别的味道来。" 伊敏横他一眼，懒得接腔，只想自己反正学的不

是文科，当然更犯不着为同校女生名誉而战。 他说："你不一样，你的大脑沟回部分估计和她们构造不同，你是能把生离死别当普通再见处理的那种人。" 伊敏并不生气，反倒被逗乐了："你喜欢别人和你成天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吗？" "不喜欢。所以我半夜醒来，摸到你在身边，总会谢谢老天：没事，这个妞虽然会在我舍不得的时候非要走掉，可那不是死别，下周我们还会见面的。"他转头看着伊敏，威胁说，"不许做出那副忍吐的表情，不然待会儿回去有你好瞧的，我难得抒一回情，你也配合一下我。" 伊敏笑倒在他怀里："我得引用你的话了，保持这样总能逗乐我的状态，我想我会爱上你。" "是呀，"他摸她的头发，"你爱的是快乐，不是我。可是没关系，你也让我快乐了。" 他和他给的快乐能截然分开吗？她不清楚。好吧，快乐就好。她已经被自己给自己安排的高强度攻托福进度逼得有点神经衰弱了，所以欢迎这样一个轻松的周末。 可是苏哲也并不总是轻松的。再一个周末他明显烦躁，坐在外面等她和乐清时，手指敲着桌子，脸色显得阴郁。送走乐清，两人说到去哪儿吃饭，伊敏照例没有意见，他恼火地说："偶尔主动说说自己的想法很为难吗？" 头次见他这样不好说话，邵伊敏建议说："你情绪好像不大好，我可以自己先回学校去。" 苏哲更怒了："这算什么，你真当我们是SEX PARTNER了，开心的时候在一块乐乐，没情绪了各自走路。"

第46节：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4)

"我只是不想和你吵架好不好，而且我确实不大懂得怎么哄人。" 他盯着她看，可是也只摆下手："你有生理周期，就当我有情绪周期吧。我不希望你生理期就说不来见我的面，我们好像也不止床上那点关系了。现在我情绪周期了，你也体谅我，让我自己待会儿就好了，你做你的功课吧。" 话说到这份儿上，伊敏也就只好随他去了。他开车回家，叫了外卖送东西上来，两人沉默地吃了。然后苏哲进去换了件衣服，走时打个招呼，直接说自己去酒吧喝点酒，可能会回来得晚点，不用等他。 看着门在他背后关上，伊敏烦恼地想，这算怎么回事。她头次独自待在这个房子里，那种一个人在别人家的感觉很让她不安。 她懒得多想，打开书包拿了书，开了落地灯，盘腿坐沙发上做自己的功课。她承认，处身这样安静的环境，学习效率十分高。看书看得累了，她去厨房拿了个苹果，洗干净坐到客厅飘窗台上吃着，春天柔软的风从半开的窗子吹进来，空气清新而温暖。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客厅过去一边是书房和主卧，另一边是餐厅、厨房和一个小储藏室，所有的房间都通风良好，光线充足。眼前这个房子装修得低调舒服，风格是她赞赏的那种。她来过多次了，但看着仍然觉得陌生。 她十岁前住的房子在爸爸再婚时已经重新装修了，她的小房间后来当然给了她异母妹妹住。她妈妈再婚后的家她只去过有数几次，就再也不肯去了。她熟悉的唯一的房子就是爷爷奶奶的那个老厂区宿舍，楼道狭窄，拐角永远堆着杂物，房间内空不高，客厅狭小，厨房卫生间光线全都昏暗，整个结构可以说一无是处，可是她不知道到哪儿还能找到待在那个屋子里的安心感。 想起旧时的房子，她不禁有点踌躇。照爷爷奶奶的说法，应该是把那房子卖了，然后把钱给她，充当留学前期必须的花费，爸爸也点头答应了。当地房价很低，一个面积不大的老厂区宿舍，唯一的优点是地处市中心，照估价也不过值几万块罢了。她并不惦记那笔钱，但的确想过等钱到了以后，先利用暑假去北

京上新东方的托福短期强化班，这样八月底去参加考试才更有把握一点。可是爸爸那边一直没有下文，而在QQ里刘宏宇说现在新东方暑期班报名早开始了，异常火爆，如果不抓紧恐怕根本排不上号。 她看看时间，不到九点，这个事她平时也不好在宿舍电话里谈，现在迟疑一下，还是拿出手机打了爸爸家的电话。先是继母接的，她有点惊奇："小敏你买手机了呀。"邵伊敏含糊应了一声。她知趣没说什么，叫来了邵伊敏父亲听电话。 "最近传出拆迁的风声，据说有开发商看中了这一片老厂区宿舍了， 现在出手有点难，大家都在观望。"爸爸说话有点迟疑，"小敏，你是需要钱吗？你叔叔跟我说了你的打算，爸爸会支持你的。" 伊敏并不想让父亲为难："没事，申请学校那是下半年的事了，得等托福成绩出来再说，这会儿不用。" 聊了几句，她把手机号告诉了爸爸，怕他有事找不到自己。挂上电话后，她迅速盘点了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她过得很节俭，但父母双方各自给的钱加在一起只够学费和基本生活费，北方中型工业城市的生活标准不高，她也从来不愿意再开口向他们要钱，一向是用奖学金和做家教的收入给自己添置衣物和零用。 可是她既不要求进步，也不怎么参与学校的活动，更不和人套瓷。数学系算是师大学习风气最浓的系之一，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的大有人在，她的成绩很好，可有人比她更好，而且还有更多的筹码。她一向只能得金额有限的一等或者说二等奖学金，从来和特等奖学金无缘。凭她手头的那点钱，报名考试够了，但要承担去北京上新东方的费用则不可能。看来也只好抓紧这段时间，留在本地多用点功了。至于考试完了，而房子还没卖掉，到时拿什么钱来申请学校，她只能摇摇头。到时再说吧，她想，重新拿起了词汇书。